

文621  
6872  
斗-2



御製題武英殿聚珍版十韻

有序

校輯永樂大典內之散簡零編並蒐訪天下遺籍不  
下萬餘種彙爲四庫全書擇人所罕覩有裨世道人  
心及足資考鏡者剞劂流傳嘉惠來學第種類多則  
付雕非易董武英殿事金簡以活字法爲請旣不濫  
費棗梨又不久淹歲月用力省而程功速至簡且捷  
考昔沈括筆談記宋慶歷中有畢昇爲活版以膠泥  
燒成而陸深金臺紀間則云毘陵人初用鉛字視版  
印尤巧便斯皆活版之權輿顧埏泥體麤鎔鉛質軟



俱不及鋟木之工緻茲刻單字計二十五萬餘雖數  
百十種之書悉可取給而校讐之精今更有勝於古  
所云者第活字版之名不雅馴因以聚珍名之而系  
以詩

稽古搜四庫於今突五車開鑄思壽世積版或充閭張

帖唐院集周文梁代餘同為製活字用以印全書精越

鵝冠體昨歲江南所進之書有鵝冠子即活字版第字體不工且多訛謬耳富過鄴架儲

機圓省雕氏功倍謝鈔胥聯版事堪例埏泥法似疎毀

銅昔悔彼康熙年間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刻銅字為活版排印歲工貯之武英殿歷年既久銅字或

被竊缺少司事者懼干咎適值乾隆初年京師錢貴遂  
請毀銅字供鑄從之所得有限而所耗甚多已為非計  
且使銅字尚存則今之印書刊本此慙予既復羨梨棗  
不更事半功倍平深為惜之  
還教慎魯魚成編示來學嘉惠志符初

乾隆甲午仲夏

歸潛志

武英殿聚珍版

提要

臣等謹案歸潛志元劉祁撰祁字京叔渾源人御史從益之子金哀宗時爲太學生舉進士不第元兵入汴遁還鄉里戊戌復出就試魁南京選充山西東路攷試官後征南行省辟置幕府凡七年而歿舊以金史載之文藝傳遂題曰金人殊非其實是書名曰歸潛蓋祁于壬辰北還以此二字榜其室因以題其所著然晚年再出西山之節不終此

名亦非其實也卷首有祁乙未自序謂昔所聞見  
暇日記憶隨得隨書第一卷至六卷悉爲金末諸  
人小傳第七卷至十卷雜記遺事第十一卷題曰  
錄大梁事紀哀宗亡國始末第十二卷題曰錄崔  
立碑事紀立作亂時廷臣立碑以媚之劫祁使撰  
文事又一篇題曰辨亡敘金前代之所以平治末  
造之所以亂亡自此二篇以下至十三卷悉爲雜  
說略如語錄之體殊不相類疑此二篇本自爲一  
卷殿全書之末別以語錄爲第十三卷詩文爲第

十四卷附之後人因篇頁不均割語錄之半移綴  
此卷故體例參差也壬辰之變祁在汴京目擊事  
狀記載胥得其實故金史本傳稱祁此志于金末  
之事多有足徵哀宗本紀全以所言爲據又若大  
金國志稱樞密使伊喇蒲阿出降于元此志不書  
出降與金史相合可證大金國志之誤元史稱壬  
辰正月太宗自白坡濟河而南睿宗由峭石灘涉  
漢而北以渡河涉漢同在一時而此志則載睿宗  
涉漢在辛卯十一月太宗渡河乃在壬辰與金史

及姚燧牧菴集蘇天爵名臣事略所載相合可證元史之誤又如載天興元年劉元規使北朝不知所終而金史本紀不書其事載薩克蘇媒葉李元妃而本紀不著其名載大定十七年三月朔諸國使臣朝見遇雨放朝與周輝北轅錄合而本紀但載十六年三月朔日蝕放朝一條載金代鈔法凡八易其名而金史食貨志失載通貨改爲通寶通寶又改爲通貨一條皆足以補正史之闕至于金史交聘表稱大定十六年宋湯邦彥充申請使此

志作祈請使圖克坦烏登傳稱天興元年正月朝廷聞大兵入饒風關移烏登行省闕鄉以備潼關此志書其事于正大八年完顏思烈傳稱王渥從思烈戰歿此志作從持嘉哈希李英傳稱與元兵遇于霸州敗死此志作遇于潞州郭阿林傳稱宋兵大至戰歿此志作馬倒被擒不知存歿師安石傳稱以論列侍從觸怒而死此志則云旣居位人望頗減皆有異詞其他年月先後姓名官階與史不同者甚多皆足以資互攷談金源遺事者以此

志與元好問壬辰雜編為最金史亦並稱之壬辰雜編已佚則此志尤足珍貴矣世所行本皆八卷雖傳是樓藏本亦然

國朝郭朝鈺編纂金詩所採錄僅及前七卷知其未見全帙此本一十四卷與王惲渾源世德碑相合當猶從元板傳錄錢曾讀書敏求記稱陸孟臯家鈔本歸潛志凡十四卷蓋即此本也乾隆四十四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 臣紀昀

待讀學士 臣陸錫熊  
纂修官主事 臣任大椿

歸潛志原序

余生八年去鄉里從祖父游宦于大河之南時南京爲行宮因得從名士大夫問學不幸弱冠而先子歿其後進于有司不得志將歸隱于太皞之墟一旦遭值金亡干戈流落由魏過齊入燕凡二千里甲午歲復于鄉蓋年三十二矣因思向日二十餘年間所見富貴權勢之人一時烜赫如火烈者迨遭喪亂皆烟消灰滅無餘而吾雖貧賤一布衣猶得與妻子輩完歸是亦不幸之幸也由是以其所經涉憂患與夫被攻劫之苦奔走之勞



雖飯蔬飲水橐中無寸金未嘗蒂諸胷臆獨念昔所與  
 交游皆一代偉人今雖物故其言論談笑想之猶在目  
 且其所聞所見可以勸戒規鑒者不可使湮沒無傳因  
 暇日記憶隨得隨書題曰歸潛志歸潛者余所居之堂  
 之名也因名其書以誌歲月異時作史亦或有取焉歲  
 乙未季夏之望渾源劉祁京叔自敘

歸潛志卷一

元

劉

祁

撰



金海陵庶人讀書有文才為藩王時嘗書人扇云大柄  
 若在手清風滿天下人知其大志正隆南征至維揚望  
 江左賦詩云屯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峯其志  
 氣亦不淺

宣孝太子世宗子章宗父也追謚顯宗好文學作詩善  
 畫人物馬尤工迄今人間多有存者

章宗天資聰悟詩詞多有可稱者宮中絕句云五雲金

碧拱朝霞樓閣崢嶸帝子家三十六宮簾盡捲東風無處不楊花真帝王詩也命翰林待制朱瀾侍夜飲詩云夜飲何所樂所樂無諠譁三杯淡醺醪一曲冷琵琶坐久香成穗夜深燈欲花陶陶復陶陶醉鄉豈有涯聚骨扇詞云幾股湘江龍骨瘦巧樣翻騰疊作湘波皺金鏤小鈿花草鬪翠條更結同心綬金殿日長承宴久招來暫喜清風透忽聽傳宣須急奏輕輕褪入香羅袖又擘橙爲軟金杯詞風流紫府郎痛飲烏紗岸柔輦九迴腸冷怯玻璃盃纖纖白玉葱分破黃金彈借得洞庭春飛

上桃花面嘗爲鐵券行數十韻筆力甚雄又有送張建致仕歸弔王庭筠下世詩具載飛龍記中

豫王允中世宗第四子也好文善歌詩有樂善老人集行于世

密國公璫字仲實世宗之孫越王允功之子也幼有俊才能詩工書自號樗軒居士宣宗南渡防忌同宗親王皆有門禁公以開府儀同三司奉朝請家居止以講誦吟詠爲樂時時潛與士大夫唱酬然不敢彰露正大間余入南京因訪僧仁上人會公至相見欣然其舉止談

笑真一老儒殊無驕貴之態後因造其第一室蕭然琴書滿案諸子環侍無俗談可謂賢公子矣乃出其所藏書畫數十軸皆世間罕見者後余適陳送以二詩甚佳又爲余先子集作後序一時文士如雷希顏元裕之李長源王飛伯皆游其門飛伯嘗有詩云宣平坊裏榆林巷便是臨淄公子家寂寞畫堂豪貴少時容詞客聽琵琶蓋實錄也天興初北兵犯河南公已臥疾予候之因論及時事公曰敵勢如此不能支止可以降心從順全吾祖宗如得完顏氏一族歸我國中使女直不滅則善

矣餘復何望乎後數月薨五子幼曰守禧字慶之年少亦有俊才作詩與字畫亦可喜狀貌白皙丰神秀徹如仙人公特鍾愛嘗會予指其書畫曰將以付斯人公薨崔立之變皇族皆聚于禁中將北遷慮之病死年未三十公平生詩文甚多晚自刊其詩三百首樂府一百首號如菴小藁趙閑閑序之行于世其佳句有聞閑閑再起爲翰林云蓮炬光中久廢吟一朝超擢睿恩深四朝耆舊大宗伯三紀聲名老翰林人道蛟龍得雲雨我知麋鹿強冠襟寶巖崑崙西窻夢不信秋來不上心又過

胥相墓云亭亭華表立朱門始信征南宰相尊下馬讀碑人不識夷山高處望中原甚有唐人遠意又絕句孟津休道濁于涇若遇承平也敢清河朔幾時桑柘底只談王道不談兵不可謂無志者也

趙學士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陽人少擢第作詩及字畫有名王庭筠子端薦入翰林因言事忤旨外補後再入館為修撰待制轉禮部郎中出典岢嵐平定寧邊三郡

案金史本傳秉文以言事由翰林修撰出典平定寧邊二郡未嘗出典岢嵐其同知岢嵐州軍事猶在未召入為修撰之前元好問中州集傳亦與本傳同與此互異南渡為直學士遷侍讀拜

禮部尚書致仕再起為禮部改翰林學士天興改元夏

四月卒年七十三案金史本傳天興改元之五年五月壬辰卒年七十四與此志異公幼

年詩與書皆法子端後更學太白東坡字兼古今諸家學及晚年書大進詩專法唐人魁然一時文士領袖壽考康寧爵位士大夫罕及焉性疎曠無機鑿治民鎮靜不生事在朝循循無異言家居未嘗有聲色之娛夫人卒不再娶斷葷肉粗衣糲食不恤也酷好學至老不衰後兩目頗昏猶孜孜執卷抄錄上至六經解外及浮屠莊老醫藥丹訣無不究心其所著有太玄解老子解南

華指要湓水集外集無慮數十萬言自號閑閑居士云  
李翰林純甫字之純弘州襄陰人祖安上嘗魁西京進  
士父采仲文卒于益都府治中公幼穎悟異常兒初爲  
詞賦學後讀左氏春秋大愛之遂更爲經義學踰冠擢  
高第名聲熒然爲文法莊周左氏故其辭雄奇簡古人  
皆宗之文風由此一變又喜談兵慨然有經世心泰和  
南犯兩上疏策其勝負章宗咨異給送軍中後多如所  
料卒執奇其文薦入翰林及北方兵起又上疏論事不  
報宣宗南渡再入翰林時丞相珠赫高琪案珠赫舊作  
木虎今改

擅權擢爲左司都事公審其必敗以母老辭去俄而高  
琪誅死識者智之再入翰林連知貢舉正大末由取人  
踰新格出倅坊州未赴改京兆府判官卒于南京年四  
十七公爲人聰敏于學無所不通少自負其才謂功名  
可俯拾作矮柏賦以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由小官上  
萬言書援宋爲証甚切當路者以迂闊見抑士論惜之  
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縱酒自放無仕進意得官未嘗成  
考旋即歸隱居閤與禪僧士子遊惟以文酒爲事嘯歌  
袒裊出禮法外或飲數月不醒人有酒見招不擇貴賤

必往往輒醉雖沈醉亦未嘗廢著書至于談笑怒罵燦然皆成文理天資喜士後進有一善極口稱推一時名士皆由公顯于世又與之拍肩爾汝忘年齒相懽教育撫摩恩若親戚故士大夫歸附號為當世龍門嘗自作屏山居士傳末曰惟喜推借後進如周嗣明張穀李經王權雷淵余先子姓名劉從益宋九嘉皆以兄呼而居士使酒玩世人忤其意輒嫚罵之皆其志趣也其自贊曰軀幹短小而芥視九州形容寢陋而蟻蝨公侯言語蹇吃而連環可解筆札訛癡而挽回萬牛寧為時所棄不

為名所囚是何人也耶吾所學者淨名莊周晚自類其文凡論性理及關佛老二家者號內蘂其餘應物文字如碑志詩賦號外蘂蓋擬莊子內外篇又解楞嚴金剛經老子莊子又有中庸集解鳴道集解號為中國心學西方文教數十萬言嘗曰自莊周後惟王績元結鄭厚與吾此其所學也每酒酣歷歷論天下事或談儒釋異同雖環而攻之莫能屈世豈復有此俊傑人哉

雷翰林淵字希顏應州渾源人與余同里閨且姻家也父思西仲名進士仕至同知北京轉運司註易行于世

公幼喪父以孤童入太學讀書晝夜不休雖貧甚不以介意從李屏山遊遂知名俄中高第調涇州錄事坐高庭玉獻臣之獄幾死後改東平遷東阿令授徐州觀察判官興定末召爲英王府文學俄入翰林爲應奉拜監察御史言五事稱旨又彈劾不避貴臣出巡郡邑所至有威譽凡奸豪不法者立筆殺之坐此爲小人所訟罷去久之起爲太學博士南京轉運司戶籍判官遷翰林修撰一夕暴卒年四十八

案金史本傳亦云四十八與此志同元好問雷希顏墓銘

卒年四十六與此志異

公博學有雄氣爲文章專法韓昌黎尤長

于敘事詩雜坡谷喜新奇好收古人書畫碑刻藏于家甚富喜結交凡當途貴要與布衣名士無不往來居京師賓客踵門未嘗去舍後進經公品題以爲榮家無餘費及待賓客豐腆甚莅官喜立名初登第攝令遂平一邑大震嘗笞州魁吏州檄召不應罷去後凡居一職輒震耀亦坐此仕不達然士論未嘗不壯之嘗爲文祭高公獻臣其詞高古一時傳誦工于尺牘辭簡而甚文明友得之輒以爲珍藏發書頃刻數十軸皆得體堪愛在館諸同年友制辭皆摘其不及以箴之如誥商衡平叔

云將迎間有亦須風節之自持誥聶天驥元吉云讀書  
大可益人宜勤講學少年賦松菴詩曰菴中偃臥龍閱  
世鬢髯古人天共護持半夜起風雨過華山懷陳希夷  
云五季乾坤半晦冥先生有意事澄清齟齬四十年來  
睡開眼東方日已紅又梅影云維摩丈室冷于冰于劫  
蕭然無盡燈天女散花愁不寐夜深高髻影鬢髯人皆  
傳之初善李屏山後善馮公叔獻後善高公獻臣最後  
善趙公周臣陳公正叔早與余先子交嘗同鄉校同太  
學後同朝先子歿公寄挽詩有云鄉校聯裾春誦學上

庠同榻夜論心余因請爲墓誌迄今余家有公書簡甚  
多也善飲啗未嘗見大醉間論事口吃而甚辯出奇無  
窮真豪士也

宋翰林九嘉字飛卿夏津人少游太學有詞賦聲從屏  
山游讀書爲文有奇氣與雷希顏李天英相埒也至寧  
初擢高第歷關中四邑以能稱召補省掾爲當軸者所  
忌求去已而爲延安帥府所辟充經歷官召爲南京右  
巡院使風采甚著以不能事權要罷官俄入翰林爲應  
奉得風疾引去遭亂北還道病歿年未五十士大夫惜



之飛卿爲人剛直豪邁不羣能政能文甚爲時望所屬不幸中以病廢哀哉初召至南京時屏山亦在余每從之游亂後余居八仙館與飛卿相邇日相見屬和其詩猶在余橐中少時題太白泛月圖云江心月影盡一掬船頭杯酒盡一吸夜深風露點宮袍天地之間一李白可想見其意氣也文辭簡古法宋祁新唐書惜乎爲吏事所奪不多著性不喜佛雖從屏山游常與辯爭在關中時因楊煥然赴舉書與屏山薦之曰煥然佳士往見吾兄慎無以佛老乃嫚之也屏山持之示交游以爲笑

其後西行余以序送之備論其守道不回今茲云亡豈復見此挺特之士乎

歸潛志卷一

歸潛志卷二

元

劉

祁

撰

李經字天英錦州人少有異才入太學肄業屏山見其詩曰真今世太白也盛稱諸公間由是名大震字畫亦絕人再舉不第拂衣歸南渡後其鄉帥有表至朝廷士大夫識之曰此天英筆也朝議以武功就命倅其州後不知所終天英爲詩刻苦喜出奇語不蹈襲前人妙處人莫能及號無塵道人題太真圖云君前欲拜還未拜花枝無力東風羞又夜雨云燈火萬家夜蕭蕭簾下聲

晚望云夕陽萬里眼人立秋黃中夜起云夜半不得月  
河漢空星辰又步雲意云一片崑崙心夕陽小煙樹又  
四言云老峯蹙雲壁立挽秀林陰灑雨蒼蒼玉鬪虛明  
滿鏡夜氣成畫此其詩體也

張穀字伯玉許州人伯英運使弟也少有俊才美風姿  
髯齊于腹爲人豪邁不羈奇士也初入太學有聲從屏  
山游與雷李諸君及余先子善雅尚氣任俠不肯下人  
再舉不中遂輟科舉計居許之鄆城有園有田宅甚豐  
日役使諸姪治生事而已則以詩酒自放偃然爲西州

豪俠魁邑令過使皆下之喜稱人善交游有患難極力  
挈扶俗子少不愜意輒嫚罵年四十餘不娶有一妾因  
小過以鐵簡殺之嘗衣紫綺裘半醉坐堂上人望之如  
神迨酒酣興發引紙落筆往往有天仙語後病腦疽死  
年未五十麻九疇知幾爲又以祭辨其爲人大略少時  
與屏山飲燕市有詩云日日飲燕市人人識張鬚西山  
日來好飲酒不下驢又云昨日上高樓西山翡翠堆今  
晚上西樓西山如死灰想見屏山老療飢西山隈餐盡  
西山色高樓空崔嵬又賦古鏡云軒姿古鏡黑如漆錦

華鱗皴秋雨濕人以為不滅李長源云

周嗣明字晦之真定人叔昂字德卿名士文章氣勢一時流輩推之屏山最愛之嘗曰若德卿操履端重學問淳深真韓歐輩人也晦之為人有學長于議論自號放翁屏山嘗與作真贊與雷宋張李輩頡頏同余先子擢第後從其叔北征在軍中軍敗俱縊死屏山贅談晦之序也屏山送李天英詩云髯張元是人中龍喜如俊鶻盤秋空怒如怪獸拔枯松史著短周時緩頰智囊無底眼如月斫頭不屈面如鐵一說未終復一說勅敵相阨

已錚錚二豪同運又連衡屏山真欲樹降旌那得人間有阿英阿英魁奇天下士筆頭風雨三千字醉倒謫仙元不死時借奇兵二子可想見三人者也

王權字士衡真定人又名之奇從屏山游屏山稱之為人跌宕不羈喜功名博學無所不覽酣飲放歌人以為狂屏山為作狂真贊與余先子同年進士然仕宦連蹇晚召入朝為部勾當官俄辭為縣令未赴家魯山為縣吏所辱憤惋發疾死貞祐初余先子攝許州幕時屏山二張伯英伯玉雷魏諸公皆在焉日會飲為樂忽高公

獻臣將赴河南來過諸公詣之及夕獨希顏士衡留宿高旣去未幾爲主帥所誣陷以有異志逮捕諸黨與符下潁川械二公赴洛獄榜掠萬端會赦方得免然自茲士衡無仕進之意矣

麻九疇字知幾初名文純易州人幼穎悟善草書能詩號神童旣長入太學刻苦自厲爲趙閑閑李屏山所知南渡後居鄆蔡間入遂平西山讀書爲經義學精甚興定末試開封府詞賦乙經義魁再試南省復然聲譽大振南都婦人小兒皆知名及廷試以誤紕士論惜之已

而隱居不爲科舉計正大初門人王說王采苓俱中第上以其年幼怪而問之且知知幾爲師近臣言其有才學平章政事侯公摯翰林學士趙公秉文俱薦之特召賜進士第以病不拜官告歸病已赴調授太常寺太祝俄入翰林後以病去居鄆久之北兵入河南知幾挈其孥入確山避亂後復出爲兵士所得驅之北邊至廣平病死知幾爲人耿介清苦雖居貧不妄干求卓然以道自守然性隘狹交游少不愜意輒怒去蓋處士之剛者也初因經義學易後喜邵堯夫皇極書因學算數又喜

卜筮射覆之術晚更喜醫方與名醫張子和游盡得其學爲文精密巧健詩尤奇峭妙處似唐人常作透光鏡篆韻詩人爭傳寫後以避謗畏時忌持戒不作詩益潛心爲易學與張伯玉宋飛卿雷希顏李欽叔及余先子善先子初攝令鄆城日與唱酬爲友後知幾試開封先子爲御史監試而王翰林從之李翰林之純爲有司因相與讀舉子之文見其有雄麗者相謂曰是必知幾因擢爲魁已而果然士林以得人相賀晚景爲趙閑閑所知有送麻徵君序并詩云

辛愿字敬之河南人自號女几野人又號溪南詩老幼嗜書苦學坐環堵數年由是六經百家無不通貫喜作詩五言尤工人以爲得少陵句法平生不爲科舉計且未嘗至京師若然中州一逸士也爲人質古不嫻世事麻條草履或倚杖讀書市中人訝之亦不恤嘗謂王鬱飛伯曰王侯將相世所共嗜者聖人有以得之亦不避然得之不以道與夫居之不能行己之志是欲澡其身而伏于厠也此言他人難聞子宜保之此可見其志趣也貞祐初先子主長葛簿敬之素不識聞名來謁相得

甚懽及別厚贈之歸而買牛使其子躬耕以自給居女  
几山下往來長水永寧間惟以吟詠講誦爲事朝士大  
夫願交而不得也正大中先子令葉復來游後歸洛下  
病歿有詩數千首常在行囊中其佳句有云院靜寬留  
月牕虛細度雲又鶯銜晚色啼深樹燕掠春陰入短牆  
又波搖朗月浮金鏡嶺隔華星斷玉繩又箕山潁水春  
風裏喚起巢由酒一杯又黃綺暫來爲漢友巢山終不  
是唐臣真處士詩也

趙宜祿字宜之忻州人幼舉童子第及壯病目失明自  
號愚軒居士高才能詩其所讀書皆自少時不忘居西  
山下以吟詠爲樂名士無不與游趙李諸公甚重之屏  
山嘗賦愚軒云我雖有眼不如無安得恰似愚軒愚後  
病歿有愚軒集其題嵩陽歸隱圖云風煙萬頃一椽第  
丘壑端能傲市朝窈窕雲山三兔穴飄颻風樹一鳩巢  
本來無取亦無與只合自漁還自樵三十六峯俱可隱  
願從君後不須招送辛敬之云李白久矣騎長鯨後五  
百歲之純生

史學字學優河南人昆弟三人兄才長亦知名學優之

學長于史傳地理工詩絕句殊妙年五十擢南省魁後  
中廷策得主武陽簿頗有政聲再倅盧氏令病卒興定  
末與余同試于廷始識之中夜棘圍談至旦後先子令  
葉學優復來游先子歿學優寄挽詩未幾亦下世有詩  
數百首其七夕云箱牛回馭錦機閒天下悲歡亦夢間  
月夜並肩人不見蕭蕭風葉滿驪山又絕句石壁城頭  
夜斬關軟紅塵底曉催班道人一笑那知此門外清溪  
屋上山又哭屏山云張侯新作九原人伯玉梁子今爲戰  
血塵仲涇四海交游零落盡白頭扶杖哭之純

李獻能字欽叔河中人先世以武功顯仕至金吾衛上  
將軍時號李金吾家迨欽叔昆弟皆以文學有名從兄  
欽止獻卿先擢第繼以欽叔又繼以從兄欽若獻誠從  
弟欽用獻甫故李氏有四桂堂欽叔苦學博覽無不通  
尤長于四六南渡擢南省魁後中宏詞遂入翰林爲應  
奉攷滿再留出爲鄜州觀察判官再入遷修撰正大末  
授河中帥府經歷官北兵來攻軍敗奔陝又爲陝府經  
歷官天興改元陝亂見殺年四十三欽叔爲人渺小而  
黑色頗有髯善談論每敷說今古聲鏗亮可聽作詩有



志于風雅又刻意樂章在翰林院應機敏捷號得體趙  
 閑閑李屏山嘗曰李欽叔天生今世翰院材故諸公薦  
 之不令出館嘗謂人曰吾幼夢官至五品壽不至五十  
 後竟如其言異哉

冀禹錫字京父惠州龍川人幼聰敏絕倫年十九擢大  
 興魁入太學有聲弱冠登高第時雷希顏宋飛卿皆同  
 榜號為得人京父入仕以能稱遇事風生老吏莫及初  
 主沈丘簿以年少喜交游飲酒遂為其令所乘坐廢再  
 調考柘二城皆主簿又以治聞由前過終不得京官朝

士屢薦之為當途者所沮居閒日與諸公宴游蒙昭雪

得扶風丞因客睢陽為行樞密院辟為都事末帝東遷

擢為應奉翰林文字充尚書省都事富察古納案舊作蒲察官

奴今之變與宰相李暎同見殺年四十三案中州集傳云自投水中

與此作見殺異又云年四十二與此作四十三異京父少年作詩鍛鍊甚工寫

畫亦勁健可喜其贈先子詩有云忠策萬言憂國獻好

詩千首課兒抄又哭先子云大才自古無高位吾道何

人主後盟又醉鄉廣大寬留地仕路崎嶇小作程散文

亦精緻嘗作余先子哀詞雷丈希顏善之

王渥字仲澤後名仲澤太原人家世貴顯少游太學有  
 詞賦聲屢中高選南渡後擢第為時帥所知故多在兵  
 間後辟令寧陵有治迹召為省掾因使宋至揚州應對  
 華敏宋人重之回為太學助教充樞密院經歷官俄遷  
 右司都事稍見信用天興改元從持嘉哈希案舊作赤  
蓋合喜今  
 收 提兵出援武仙鄭州西遇此兵大戰歿于陣案金史  
完顏思  
烈傳思烈行省鄭州以渥為左右司員外郎從行故思  
烈自鄧人援渥在軍中諫勿躁進幾為思烈所殺後戰  
歿思烈之陣然則渥所從者性明俊不羈博學無所不  
思烈非持嘉哈希與此志異  
 通長于談論使人聽之忘倦工尺牘字畫道美有晉人

風作詩多有佳句其過潁亭云九山西絡煙霞去一水  
 南吞澗壑流賓主唱酬空翠琰干戈橫絕自滄洲又贈  
 李道人云簿領沈迷嫌我俗雲山放浪覺君賢又潁川  
 西湖云破除北客三年恨慚愧西湖五月春又過龍門  
 云詩成一大笑浩浩洪波東

李汾字長源先名讓字敬之太原人少游秦中喜讀史  
 書覽古今成敗治亂慨然有功名心工于詩專學唐人  
 其妙處不減太白崔顥為人尚氣跌蕩不羈頗褊躁觸  
 之輒怒以是多為人所惡嘗以書謁行臺胥相國鼎胥

未之禮也長源後投以書盡發胥過惡胥大怒然以其  
 士人容之元光間游梁舉進士不中能詩聲一日動京  
 師諸公辟為史院書寫時趙開闢為翰林雷希顏李次  
 叙皆在院長源不下之諸公怒將逐去亦不屑後以病  
 目免歸後入南京上書言時事不報出客唐鄧會北兵  
 入境恒山公武仙署為掌書記在軍中金國亡長源勸  
 仙歸宋未幾為仙麾下所殺案金史本傳仙與參知政  
 事完顏思烈相異同頗謀  
 自安懼汾言論欲除之汾覺遁泌陽仙令總帥土德追  
 獲之鎖養馬平絕食而死又未帝本紀天興元年六月  
 丁丑恒山公武仙殺士人李汾中州集傳恒山懼長源  
 言論欲除之遁之泌陽竟為所害則殺李汾者武仙而

此志隱其名于麾下與年未四十案金史本傳與此志  
 金史及中州集傳互異

感寓述史雜詩五十首引曰正大庚寅予行年三十有  
 八放之此志汾卒于金亡之後金以天興三年亡正大  
 庚寅下距天興三年凡五載則汾卒之年當四  
 十有三四矣此志與本傳均云年未四十疑誤

哀哉平生詩甚多不自收集故律往散落其再過長安有云三

輔樓臺失歸燕上林花木怨啼鵲空餘一掬傷時淚暗

墮昭陵石馬前又下第絕句云學劍攻書事兩違回頭

三十四年非東風萬里衡門下依舊中原一布衣望少

室云圭影靜涵秋氣老劍鋒橫倚斗杓寒夏夜云鴉銜

暝色投林急螢曳餘光入草深鸛雀樓云白鳥去邊紅

樹小斷雲橫處碧山多樂府歌行尤雄峭可喜

李夷字子遷後名儀字季武陳郡人出于兵家能刻苦為學喜讀史書究古今成敗治亂尤喜武事習兵法擊劍馳射有志于功名累舉詞賦不中改試經義復不售後將棄二科以武舉進身無何陳陷死年四十二子遷為人介特自守不羣然尚氣使酒剛甚平居循謹惟恐傷人既醉雖王公大人嫚罵不恤為文尚奇澀喜唐人作詩尤勁壯多奇語然不為鄉里所知貞祐末先子為陳幕一見喜之為延譽諸公間後為麻知幾雷希顏所

重東方後進皆推以為魁若侯季書伯威士飛伯杜仲梁曹通甫輩皆以兄事與余最深子遷既死余嘗為哀詞道其為人之詳平生詩不甚多不如意輒毀去嘗賦古鏡諸公稱之其詩曰盤盤古皇州夢斷繁華缺一鞭春事忙耕出隴頭月土蝕背花暗蹄泐駭龍蹲鬚髯殆欲張不敢著手捫星環紫極位劍外十三字細看清川文其篆文云為清日川溟漠君墓誌壽堂鎖菱花引得阿紫家榛煙夕霏時幾照拂雙鴉神物污雖久一日落吾手壽光閱人多常有此客不呵呵吾戲云雅志踵先民鏡裏春

風面泉下今日塵九原不可作哲弟師有若摩挲一面  
 銅便有親炙樂又弔張伯玉云匣內青蛇亦悲吼意憑  
 誰識抉雲材又贈赤腿王云石鼎夜聯詩句健布囊春  
 醉酒錢龕

歸潛志卷二

歸潛志卷三

元

劉

祁

撰

侯策字季書先字君澤中山人少不喜學鬪雞走狗雄  
 鄉里南渡後慨然有為學心與一時名士游盡絕少年  
 事喜作詩刻苦自學自漢魏六朝唐宋人諸集無不研  
 究初為李子遷所知薦于余先子亦喜之王飛伯負其  
 材素少許可一見季書詩即加敬為人任俠尚氣然修  
 謹無過失與予交最深久之居南頓家甚貧遇朋友傾  
 所有共樂天興改元陳亂失妻獨走大梁詣余會疾作

數月死諸朋友爲買棺葬西城余爲誌其墓刻石平生詩甚多同王飛伯唱和南頓同余唱和梁園又喜效西崑體甚有得其弔一貴人云歌翻薤露芻靈遠門掩秋風甲第深又云峯前雨送閨中夢峯一作蓬樓上雲凝扇底歌又明月花樓閒玉鳳秋風桂漏戛銅龍又九疑湘瑟悲龍竹子夜秦簫隔鳳樓又幽鳥弄音花覆地斷虹沉影水明河又詠雨云勢侵書帙湘芸潤聲入簾旌蠟炬清又和飛伯云世事催人南去早夢魂失路北歸遲置之唐人集中誰復疑其非也

雷瑄字伯威坊州人父秀實亦名進士伯威博學能文作詩典雅多有佳句時輩稱之初余過陽夏聞其名及一見傾倒歡甚後伯威赴葬余先子淮陽爲誄文雅澹可喜余以示雷翰林奇之已而以家貧母老爲國史院書寫秩滿爲八作使亂後南奔道爲兵士所殺年未四十哀哉伯威爲人議論刻深然于文字甚工細每酒酣談說今古莫能窮又欲取奇異功名自喜亦不羈之士也其詩多散落有游龍德宮云千年金谷銅駝怨萬里蜀天杜宇啼又明日清風一壺酒與君同酌信陵墳

王鬱字飛伯奇士也少余一歲與余交最深儀狀魁奇目光如鵠步武翩然相者云病鶴狀貌也少居鈞臺閉門讀書不接人事數載爲文閎肆奇古動輒數千百言法柳柳州歌詩飄逸有太白氣象初爲御史程公震所知繼爲李翰林欽叔麻徵君知幾史盧氏學優嘉賞且共爲延譽籍籍正大初余先子合葉飛伯持諸公書來投先子異其文直門下遂與余定交每觴酒讌遊無不在已而入南京見趙雷諸公皆稱之不已布衣少年名動京師後因下第西遊洛中余居淮陽凡三過留輒數

月唱酬談論相高每相別輒以所著相寄且相商訂爲益正大末南京被圍復相守圍城中天興改元秋飛伯忽過余別曰吾跼伏陷窵不自得今將突圍遠舉然生死未可知因出其所作王子小傳屬余曰茲不朽之託也余不能止之而去三年不知存亡丙申歲南遊遇交遊輩說飛伯初爲東諸侯兵士所得其將厚遇之飛伯徑行不設機久之爲其下所忌見殺臨終懷中出書曰是吾平生著述可傳付中州士大夫王飛伯死矣計其時年甫三十餘哭諸鎮陽蓋飛伯爲人雖聰穎絕人然

涉世日淺頗驚岸不通徹此所以不免予嘗見其舉止  
言談無顧忌旁爲憮然而飛伯益自信莫能戒以是常  
得謗議爲俗人所憎迄今談其名不悅者多矣嗟乎以  
斯人之才氣稍有鍛鍊其文章所至豈易量哉今而中  
道挫折不迄于大成可以爲斯文嘆其詩文往來與余  
最多有淮陽唱和南頓聯句古賦銘贊書序數十首遭  
亂皆在余橐中今仍略載其小傳云先生名詩雄一名  
鬱大興府人也十五代祖珪相唐太宗官侍中永寧郡  
公會祖衍金紫光祿大夫定海軍節度使兼萊州管内

觀察使祖彥信邠州宜祿尉父欽山東路轉運司鹽鐵  
判官先生始生之月夢神人自天而下開所負紫絲囊  
賜一大鵬且云吾後必來取其鵬在地振羽一鳴驚而  
寤訪諸卜者繇曰稟稟霜鷲賜上穹旣文于外又剛中  
法生貴子其應在公他日必作青雲之雄先生旣生因  
採其語爲名字年十八父歿家素富貴累千金遭亂蕩  
散無幾先生殊不以爲意發憤讀書是時學者惟事科  
舉時文先生爲文一掃積弊專法古人最早爲麻徵君  
九疇所賞其潛心述作未嘗輕求人知李欽叔過鈞臺



得其所著傷魯麟導懷等賦并楊孝童碑王夢祥哀辭  
大驚膽書徧薦于諸公先生之名始滿天下自此去鈞  
臺放游四方又移隱陞山覃思古學正大五年先生年  
二十五矣來游京師諸公倒屣爭識其面宰相聞其名  
取所作文章將薦之事中格樛軒皇叔密公璿閑閑朝廷二  
大老皆致禮于先生交館之明年以兩科舉進士不中  
西遊洛陽放懷詩酒盡山水之歡先生平日好議論尙  
氣自以爲儒中俠所向敢爲不以毀譽易心又自能斷  
大事其論學孔氏能兼佛老佛老爲世害然有從事于

孔氏之心學者徒能言而不能行縱欲行之又皆執于  
一隅不能周徧故嘗欲著書推明孔氏之心學又別言  
之行之二者之不同以去學者之弊其論經學以爲宋  
儒見解最高雖皆笑東漢之傳注今人惟蹈襲前人不  
敢誰何使天然之智識不具而經世實用不宏視東漢  
傳注尤爲甚亦欲著書專與宋儒商訂其論爲文以爲  
近代文章爲習俗所蠹不能遽洗其陋非有絕世之人  
奮然以古作者自任不能唱起斯文故嘗欲爲文取韓  
柳之辭程張之理合而爲一方盡天下之妙其論詩以

為世人皆知作詩而未嘗有知學詩者故其詩皆不足  
 觀詩學當自三百篇始其次離騷漢魏六朝唐人近皆  
 置之不論蓋以尖慢浮雜無復古體故先生之詩必求  
 盡古人之所長削去後人之所短其論詩之詳皆成書  
 其論出處以為仕宦本求得志行其所知以濟斯民其  
 或進而不能行不若居高養豪行樂自適不為世網所  
 羈願以李白為則先生受知最深者曰樗軒公完顏璫  
 閑閑公趙秉文余先子雷淵李獻能王若虛麻九疇史  
 學優程震宋九嘉其從游最久者曰李汾楊弘道元好

問魏璠張邦直杜仁傑曹君一雷瑄冀禹錫張介王說

王采苓趙著張甫王鑄劉輯李全劉源楊煥胡權圖克

坦公履案圖克坦舊呂鯤史環李佖侯策張傑劉郁左

坦牛汝霖珠赫邃烏凌噶爽案珠赫舊作木虎烏凌僧

性英諸公隨得書無次第至于心交者惟李冶劉祁二

人而已八年先生復至京師十二月遇兵難京城被圍

先生上書言事不報明年四月圍稍解五月先生挺身

獨出遠隱名山不知所終

劉昂霄字景賢陵川人博學能文從屏山游與雷希顏

辛敬之元裕之善嘗由任子入官已而隱居洛西山水

間踰四十病卒案元好問劉景元墓銘曰以元光元年

年踰四十有異而中州集傳又云卒年三十七則與其所作墓銘又自不同其詩有云歲月

消磨詩硯裏河山浮動酒盃中迢迢萬里乾坤眼凜凜

千年草木風元裕之嘗稱之余恨未之識也

珠赫邃字士立先名玳字温伯女直納琳明安也案納琳明

安舊作納隣雖貴家刻苦為詩如寒士喜與士大夫游

初受學于辛敬之習左氏春秋後與侯季書交築室商

水大野中惡衣糲食以吟咏為事詩益工時余在淮陽

屢相從講學迨北兵入河南被命提兵戍亳州已而毫

亂見殺年未四十也少年詩云山連嵩少雲烟晚地接

嶠函草樹秋其寄余云西湖風景昔同遊醉上蘭舟泛

碧流楊柳風生潮水闊芙蓉烟盡野塘幽幽一作秋花邊落

日明金勒雲裏清歌繞畫樓今夜相思滿城月梁臺楚

水兩悠悠又睢陽道中云又渡激江二月時睢陽東下

思依依丘園寂寞生春草城闕荒涼對落暉去國十年

初避亂投荒萬里正思歸臨岐卻羨春來鴈亂逐東風

向北飛又書懷云關中客子去遲遲飄泊炎荒兩鬢絲

三楚樓臺淹此日五陵鞏馬想當時春風草長淮陽路  
落日雲埋漢帝祠回首故鄉何處是北山天際綠參差  
甚有唐人風致

烏凌噶爽字肅孺女直世襲穆昆也

案穆昆舊作風神謀克今改

瀟洒美少年性聰穎作奇語喜從名士游居淮陽日詣  
余家夜歸其室抄寫諷誦終夕雖世族家甚貧為後母  
所制踰冠未娶惡衣糲食恬如遇交遊杯酒豪縱可喜  
余謂使其志不輟年稍長則當魁其輩流壬辰陳陷赴  
水死年未三十初賦鄴研詩有云上有丹錫花秋河碎

星斗磨研清且厲玉瑟鳴風牖又賦古尺云一云賦背古子

逐一道十三虹赤鬣金鱗何天矯翻思昨夜雷霆怒只

恐乘雲上天去又七夕曲云天上別離淚更多滿空飛

下清秋雨其才清麗俊拔似李賀惜乎不見其大成也

劉琢伯成中山人刻苦為學事母教弟以孝友聞朋友

居鄧州人甚重之正大初舉進士南京余始與相識俄

下第歸久之河南亂聞在武仙軍中仙使使宋回為所

殺哀哉作詩甚工有云吳蠶絲就方成繭楚柳絲飛又

作萍非淺淺者所能道也其過葉哭余先子詩亦佳

史懷字季山陳郡人少游宕不羈然有才思年既壯乃折節爲學與名士李子遷侯季書王飛伯游作詩甚有功冬日卽事云簷雪日高晴滴雨爐烟風定暖生雲亦可喜也又作古劍詩極工陳陷死

劉昉字仲宣中山人讀書有才學作詩甚有可稱嘗作睢陽八詠工甚居西華之小姚鎮時來游陳余識之遭亂歿

高永字信卿漁陽人倜儻尙氣輕財好交游頗讀書喜談兵文辭豪放長于論事嘗從屏山游與李長源元裕

之杜仲梁李稚川相善累舉不第家甚貧正人末余居淮陽信卿持諸公書來謁因爲定交留月餘西去未幾同在南京被圍嘗上書言事不報以病死自號應庵胡權字直卿衛州人南渡有詩聲累舉不第貧甚性狂狹不能容尋常人年過四十方娶嘗投余先子淮陽又與余同試于京遭亂北歸以病卒

田永錫義州人叔思敬耀卿名進士永錫少有詩聲其過東坡墳詩云富貴一場春夜夢文章萬斛冷雲泉英魂返卻眉山秀依舊春風草木天爲人傳誦興定末同

余試南京擢第遭亂南奔在江淮間病卒

李澥字公渡相州人王黃華門生也自號六峯居士工詩及字畫皆得法與黃華趙閑閑諸公游連蹇科場竟不第至六十餘病終時人言公渡賦不如詩詩不如字字不如畫科舉賦最緊□□□最緊下也興定末與余同試開封中選公渡甚喜有詩示余先子後云姓名偶脫孫山外文字幸爲坡老知誰念三生李方叔欲將殘喘寄鑪錘先子和答云瓶有儲糧鬢有絲蹉跎歲晚坐書癡朝川畫隱王摩詰錦里詩窮杜拾遺應舉尙陪新

進士主文多是舊相知春闈看決魚龍陣未必尖錐勝

鈍錘士林相傳以爲笑談

劉勳字少宣雲中人初名訥字辯老與其兄漢老俱工詩幼隨官居濟南二十餘載後南渡居陳數與余先子唱酬爲人俊爽滑稽每尊俎間一談一笑可喜科舉連蹇竟不第年五十餘陳陷死平生詩甚多大概尖新長于對屬其佳句有云午風襟袖如秋早甲夜闌干得月多又濟南泛舟云人行著色屏風裏舟在迴紋錦字中又上先人云南山有後傳能賦北闕無人繼敢言送余

赴試云文章四海名父子孝友一門佳弟兄又贈王清卿云長拖酒債杜工部新有詩聲侯校書贈馬元章云會著麻鞋見天子敢將道服襯朝衣又車轂春雷震屋山馬蹄亂靄響柴關何時得個茅庵子不在車塵馬足間又畫馬末云神物世間尋不見五陵春草色萋萋仲兄譙字庭老亦好古作詩不凡

甯知微字明甫宿州人博學無所不知尤長于史事劇談古今治亂或諸家文章歷歷不可窮援筆爲詩文亦敏贍可喜舉經義連不中遷居淮陽與余遊二載家積

書萬卷載以行麻知幾及余先子皆重之後還鄉遭亂不知所在或云渡淮在南中余嘗有西游詩四十餘篇明甫取而觀一夕盡和其韻以見示其間佳句甚多

崔遵字懷祖燕人父建昌字萬卿名進士懷祖少有詞賦聲所交皆名士累舉不第南渡輟科舉不爲居嵩山下以讀書作詩爲事正大末北兵入河南懷祖爲兵所得脅令往招洛陽見殺嘗有詩云青山似有十年舊小雪又爲三日留元裕之稱之

曹恒字君章應州人高丞相汝礪之壻也少讀書不喜

為科舉計惟孤介不肯事富貴人南渡居大梁葺軒種竹號友直余先子為作記賦之又好收古人書畫器物藹然有七君子風遭亂病歿有子之謙擢第

王賓字德卿亳州人擢第為虹令有聲入為省掾坐事

罷遭亂還鄉會兵變賓起率眾據城復屬金朝已而見

殺案中州集傳云亳州為單父軍楊春所據春以事出賓與故譙縣尉王進反止朝廷授進集慶軍節度使

賓同知軍事後又為行部尚書金史本傳載賓罷歸鄉里後亳州軍變賓約城中軍民復其州哀宗嘉之授賓

同知節度使哀宗遷蔡賓奉迎于州北之高安擢為行部尚書及鎮防軍崔復哥士六十之徒擐甲譁謀拽賓

往市中害之並視此志所敘較詳而此志既敘其復城仍似以省掾終殆由傳聞未備也為人詼諧

輕脫嗜酒無威儀詩頗工有上先子云致君有道莫如律敢諫不行猶得名



歸潛志卷三

歸潛志卷四

元

劉

祁

撰

王元朗字子元弘州人余高祖南山翁壻也家世貴纒才高以詩酒自豪擢第得官輒歸不樂仕宦與余曾祖西岩子多唱酬其明妃詩云環珮魂歸青冢月琵琶聲斷黑河秋漢家多少邊征將泉下相逢也自羞甚為人所傳

劉仲尹字致君號龍山遼陽人李欽叔外祖也少擢第終管義軍節度副使

案中州集傳以潞州節度副使召為都水監丞卒與此志所云終節

度副使異能詩學江西諸公其墨梅詩云高髻長眉滿漢宮  
君王圖玉按春風龍沙萬里王家女不著黃金買畫工  
爲人所傳又有梅影詩云五換巖更三唱雞小樓天淡  
月平西風簾不著闌干角瞥見傷春背面啼  
陳君可永寧人有梅影詩云隔牕疑是李夫人江月多  
情爲返魂不似丹青舊顏色十分憔悴立黃昏

王特起字正之代州崞縣人少工詞賦有聲年四十餘  
方擢第作詩極高嘗有龍德聯句爲時所稱又題楊叔  
玉所藏雙峯競秀圖云龍頭蠹雙角駝背堆寒峯諸公

嘉其破的晚年取一側室留別一樂章喜遷鶯至今傳  
之東樓歡宴寄遺簪綺席題詩羅扇月枕雙欹雲牕同  
夢相伴小花深院舊歡頓成陳迹翻作一番新怨素秋  
晚聽陽關三疊一樽相餞留戀情繾綣紅淚洗妝雨濕  
梨花面雁底關河馬頭星月西去一程程遠但願此心  
如舊天也不違人願再相見老生涯分付藥爐經卷餘  
詩惜不多見嘗爲沁源令政頗嚴後爲司竹監官疾卒  
劉昂字次霄濟南人有才譽以先有劉昂字之昂故號  
小劉之昂泰和南征作樂一闕爲時所傳其詞曰蠶鉞

極塘臂展敢盟寒似洞庭彭蠡狂瀾天兵小試萬蹄一  
飲楚江乾捷書飛上九重天春滿長安舜文明唐日月  
周禮樂漢衣冠洗五川烟瘴江山全蜀下也劍關何用  
一泥丸有人傳信日邊來都護先還終鄒平令

金國初有張六太尉者鎮西邊有一士人鄧千江者獻  
一樂章望海潮云雲雷天塹金湯地陝名藩自古皋蘭  
繡錯雲屯山形米聚喉襟百二河關鏖戰血猶殷見陣  
雲冷落時有鷗盤靜塞樓頭曉月猶自玉弓彎看看定  
遠西還有元戎闡令上將齋壇旣脫晝空兜鈴夕舉甘

泉夜報平安吹笛虎牙閒但宴陪珠履歌按雲鬢未討  
先零醉魂長繞賀蘭山太尉贈以白金百星其人猶不  
愜意而去詞至今傳之

高左司庭玉字獻臣遼東人少擢第入官有能聲吏事  
明敏人莫能及尤倣儻重氣節敢爲爲左司郎中譽甚  
重一時人士推仰焉貞祐初出爲河南府治中主帥温

德亨福興

案德亨舊作迪平今改

奸僞人也公臨事不少遜讓遂

交惡是時北兵圍燕都事已迫四方無勤王師公獨慨  
然有赴援意屢以言激福興福興憚之因誣以有異志

輒收赴獄名士如龐才卿雷希顏辛敬之皆連繫考掠無實然公竟為福興所困死獄中餘會赦得釋公既卒朝命下除公河南路安撫副使代福興士夫痛憤後朝廷知其冤謫福興遠郡昭雪之屏山于人材少許可至論公獨以為真濟世材又言其學術端正可以為吾儒砥柱時之不幸為奸人所害屏山以詩哭之甚哀雷希顏又為文以祭述其事為時所稱屏山又將文其碑未著死後其子屬之雷公雷公以其仇人猶在亦未著死迄今事狀不詳惜哉公詩亦高余家有數十篇遭亂失

去嘗記其中秋詩有云跳上玉龍背抱得銀蟾光亦奇語也

楊尙書雲翼字之美平定人先擢詞賦第又經義魁入仕能官練達吏事通材也南渡為翰林學士吏部尙書

御史中丞將大拜以風疾止再為學士卒

案大金國志亦云終于翰

林學士攷金史本傳正大三年二月復為禮部尙書兼侍讀三年卒金百官志翰林院侍讀學士從三品翰林學士正三品云兼侍讀則與兼翰林學士不同況以禮部尙書兼侍讀則禮部尙書乃其正秩又案元好問楊文獻神道碑亦稱二月復為禮部尙書兼侍讀明年復知益政院四年知禮部貢舉以攷試勞心邁疾明年八月之七日卒不云以翰林學士終其為翰林學士則在正大元年本傳與神道碑所謂復為禮部尙書者正由

翰林學士復任禮部耳與此志所云終于翰林學士異士論惜之公篤學于九流無不通又善天文算學博洽人莫及嘗上疏諫宣宗南征鞫獄以寬恕待士謙甚士無賢不肖稱焉晚年與趙閑閑齊名爲一時人物領袖且屢知貢舉多得人南渡時詔皆公筆其應制白兔詩云光搖玉斗三千丈氣傲金風五百霜又弔余先子有云清華方翰府憔悴忽佳城其餘文字甚多家有集子恕

龐戶部鑄字才卿遼東人少擢第仕有能名南渡爲翰林待制遷戶部侍郎坐游貴戚家出倅東平擢京兆路

轉運使卒博學能文工詩書藹然爲一時名士其題楊秘監雪谷曉裝圖云溪流咽咽山昏昏前山後山同一雲天公談玄玉屑噴散爲花雨白紛紛詩翁瘦馬之何許忍凍吟詩太清苦老奴寒縮私自語作奴莫作詩奴苦木僵石橋鳥不飛山路益深詩益奇老奴忍哭憐公癡不知詩好將何爲楊侯胸中富丘壑醉裏筆端驅雪落如何不把此詩翁畫同草堂深處著

張運使毅字伯英許州人少擢第以謹愿純厚著名嘗爲監察御史言奸臣赫舍哩執中事

赫舍哩舊作統石烈今改

士

論壯之後以母喪歸居許之西城有園圃號小斜川花木泉石隱然一佳處公日在其間行吟坐嘯客至一觴一詠盡歡襟韻翛然君子儒也尋判隰州刺史召為戶

部郎中

金史本傳召為刑部郎中與此異

同知河南府遷平陽路轉運

使卒公莅官以廉俸祿未嘗妄糜布衣蔬食泊如也性友愛弟毅才高相與甚歡所蓄稱其所用獨好收古人器物所在購求以是叢子蒙古鏡尤多其樣製不可徧識字畫勁古有顏平原風詩學黃魯直格嘗贈余先子詩云丘垤孰與南山尊公卿皆出山翁門遺文人共師

夫子陰德天教有是孫問禮庭中新有桂忘憂堂下舊多萱人間樂事君兼有歌我新詩侑壽樽此斜川時事也赴隰州被召時又寄詩有句云溪口急流裁燕尾山腰世路轉羊腸到郡莅官才九日過家上冢正重陽陳司諫規字正叔絳州人弱冠擢第南渡為監察御史上宣宗十事直言當時得失忤旨出為徐州帥府經歷官正大初收用舊人召為右司諫數上書論事改刑部

郎中以事罷再為補闕

金史本傳正大元年召為右司諫數上章言事尋權吏部郎

中未嘗任刑部郎中志云以事罷攷之本傳則亦以吏部銓選事為王京所許罷後尋為補闕與此志以刑部

郎中復拜司諫言事不少衰朝望甚重凡宮中舉事上  
罷異曰恐陳規有言近臣竊議惟畏陳正叔挺然一時直士  
也後出為中京副留守案元鮮于樞困學齋雜錄謂規終于右司諫與此志異未

赴卒于圍城士論惜之公為人剛毅質實有古人風篤

學至老不廢晚喜為詩與趙雷諸公唱酬其弔人詩有

云驄馬餘威行尚避仙鳧善政去猶思人以為破的初

先人見其所上十事嘆曰此宰相材也案金史本傳云

其所上八事嘆曰宰相材也與此志作十事有異攷本

傳自貞祐三年至正大五年數上章言事而條陳八事

在貞祐四年七月一日責大臣以身任安危二日任臺

諫以廣耳目三日崇節儉以答天意四日選守令以結

民心五日博謀羣臣以定大計六日重官賞以勸有功

七日選將帥以明軍法八日練士卒以振兵威反覆暢

論幾三千字詔付尚書省謂所言多不當尋出為徐州

帥府經歷官敘載甚詳必無遺其二事者此志以八為

十據下文言余復從之游自惜乎朝廷不能用後同朝

非傳聞未審當是傳寫偶訛相見甚懽未幾先人下世余復從之游每論及時事輒

憤惋蓋傷其言之不行也死之日家無一金知友為葬

之

許司諫古字道真河間人父安仁字子靜名士汾陽軍

節度使公少擢第南渡為侍御史時丞相珠赫高琪擅

權變亂祖宗法度公上章劾之上知其忠常庇翼凡有

奏下尚書省輒去其姓名然竟為高琪所中貶鳳翔幕

正大初召為補闕遷左司諫案金史本傳但云削官四階解職未嘗著貶鳳翔幕

官趙秉文滏水集為哀宗撰許道真致仕制有云朕初即大位稔聞直聲起之于田里退閒之間超之于侍從

論思之地蓋追述其削官之後復召為補闕也若削官之後會貶鳳翔幕官哀宗召之為補闕則制內不當云

起之于田里退閒矣然此志有初貶鳳翔幕先子送之以詩云云後為鳳翔錄事先子又寄之以詩云云自非

無據攷古削官四階在興定三年下距哀宗初年凡七歲其貶鳳翔幕後或乞休而歸哀宗初年乃召之于田

里退閒如言事稍不及昔時後致仕居嵩山下病卒平制所云乎

生好為詩及書然不為士大夫所重公論但稱其直云

初貶鳳翔朝士畏高琪故皆不敢與言余先子時為提

舉南京權貨事獨以詩送之有云有晉必無楚兩雄難

並驅向來既發藥其可止半途又曰君年迫桑榆隻身

憂患餘雙親白楊拱同氣紫荆枯貧無孟光春醉無驥

子扶惟有忠義名可與天壤俱蓋欲堅其初志也聞者

疎然多傳之後由叔麟之為鳳翔錄事先人又寄以詩

云寄語多言唐諫議生還記取李師中亦此意也

趙尚書思文字庭玉中山人與其弟庭秀庭直皆名進

士公少擢第為省掾從完顏福興守燕都福興死奔詣

南京行宮擢侍御史出為汝州防禦使案元好問禮部尚書趙公神道



碑思文以貞祐三年達汴梁特授太府丞興定二年陞同知西安軍節度使並行六部郎中事四年始內除右司諫兼侍御史是思文初達汴梁未嘗即為侍御史與此志所云奔詣南京行宮擢侍御史詳略互異又神道碑貞祐五年由侍御史出知魏州軍事魏州刺史六年五月召為吏部郎中翰林院修撰元光收元際同知南京路轉運使正大元年移同知中京留守事四年正月改同知開封府事五年始為汝州防禦使與此志擢侍御史出為汝州防禦使亦詳略迥異

遷集慶軍節度所在鎮靜吏民賴之公暇以詩酒為樂好吹笛多著樂章為人傳誦南渡後士大夫有典郡之榮者不及也正大末召為禮部尚書卒為侍御史時與余先子同臺為禮部時予始一識也為人寬厚有君子之風

蕭尚書貢字真卿京兆人少為名進士時號三蕭南渡為戶部尚書後致仕還鄉卒公博學嘗注史記又著蕭氏公論數萬言評古人成敗得失甚有理

史翰林公奕字宏父中州集傳公奕字季宏濬水集史少中碑亦稱公奕字曰季宏與

此志大名人工書有能名自號歲寒堂主人正大初為翰林修撰又充益政院官為上諫書後致仕居亭卒

州集傳公奕以直學士致仕卒與此志為翰林修撰充益政院官致仕互異

重厚人也

崔翰林禧字伯善衛州人與屏山同年進士也長于史

學歷典故無不通徹南渡為翰林待制與閑閑屏山

學歷典故無不通徹南渡為翰林待制與閑閑屏山

同在院後出刺永州病卒

王翰林良臣字大用潞州人長于律詩尖新工對屬南

渡在館後從李天英北征遇害其上伊喇總管案伊喇舊作移

刺今云筆底有神扶氣力人間無處著聲名又絕句云

流轉年光橋下水翻騰時態嶺頭雲溪翁道號奇聾子

除卻松風百不聞人多傳之

舒穆魯翰林世勣案舒穆魯舊作石抹今改字晉卿契丹人少有詞

賦聲擢第讀書為文有體致南渡為左司郎中坐事免

久之為禮部侍郎司農太常卿翰林侍講學士案金史本傳曰

久之起為禮部侍郎侍郎轉司農改太常卿正大中為禮部尚書兼翰林侍講學士元王鶚汝南遺事亦稱世勣以禮部尚書兼侍講學士中州集傳直云世勣終于禮部尚書不書侍講學士蓋兼官可略也此志不書禮部尚書僅書兼職與本傳及中州集傳互異

從末帝東征至蔡州城陷死有

子嵩字企隆案金史本傳及中州集傳鮮于樞困學齋雜錄均云嵩字企隆與父同死蔡州之難

此志但書其子嵩而不云同死蔡州之難與金史及中州集傳困學齋雜錄互異

王左司□□字公玉臨潢人少擢第入仕以能稱大安

末為左司員外郎累遷青州防禦使與宰相穆延盡忠

不協案穆延舊作抄抄今改左遷刺州南渡以病免居蔡州卒雜

學喜易佛老莊書

呂陳州子羽字唐卿大興人少爲名進士擢第南渡爲左司郎中坐事免官後同知開封府遷陳州防禦使時軍旅數興戶口逃竄公因以實聞于朝而小人李渙以爲不憂國失軍儲下吏當死公恥之縊于太康驛後朝廷知其無罪復其官公入仕以能稱讀書爲文有士大夫風致死非其罪天下傷之

李治中適字平甫欒城人少擢第有能聲工詩善畫與屏山諸公游自號寄庵老人藹然名士大夫也南渡授東平府治中後致仕居釣臺病卒有子治屏山嘗贈詩

云寄庵丈人眼如月墨妙詩工兼畫絕儒術吏事更精研只向宦途如許拙爲監察御史言赫舍哩執中不法事聞者竦然

潘翰林希孟字仲明磁州人少擢第南渡爲吏部主事遷翰林修撰後病風疾卒爲文條暢有法宣宗哀冊玉冊皆其筆也

郭翰林伯英字伯誠上黨人第進士爲南頓西平令有治迹正大中由應奉遷修撰以風疾暴終爲人質厚不苟合喜讀書爲文詞有香山賦諸公皆有詩

劉翰林祖謙字光甫解州人少擢第為吏有聲由寧陵令丁父憂數年不調南渡召為大理司直拜監察御史

出為河南府判官再召為翰林修撰案中州集傳祖謙由武勝軍節度副

使召為翰林修撰與此志由府判官被召有異遭亂北遷為兵士所殺案中州集傳不

云為兵士所殺與此志異公博學間通佛老百家書從趙閑閑李屏

山諸公游甚為所重談論疊疊不窮援筆為文奇士也

嘗請屏山誌其父墓屏山以事廢命予代焉銘辭屏山

筆也迨屏山歿公以文祭有曰鳳不足以言瑞龜不足以

效靈吾視之其猶龍也諸公稱之與余父子交嘗屬

余作蒲萄酒賦題其父所畫河山形勢詩亦一知己也

馮吏部延登字子俊吉州人少擢第南渡為太常博士

累遷吏部郎中翰林待制奉使北朝踰年歸遷吏部侍

郎案金史本傳天興元年五月馮延登以奉使有勞授禮部侍郎大金國志亦云正大末北使二年乃還天

典改元授禮部侍郎與此志所云歸遷吏部侍郎異遭亂不知所終公為人謹厚

吏事亦精篤學問長年猶不輟在公署日抄書為文苦

思尚奇澀詩亦新巧可稱與余先子交最善先子入翰

林公與趙閑閑所薦也平生著述甚多嘗以示余亂後

失散可惜

時治中戢字天保後改字多福滄州人少爲人奴後讀書爲學第進士其主良之南渡爲監察御史歷清要致仕卒爲人純厚好學多讀易左氏春秋君子儒也自號拙庵嘗屬余作記與余家三世交

王府判仲元字清卿東平人廣道先生之孫也工書法趙黃山自號錦峯老人卒于京兆幕

張司直穀英字仲傑趙州人擢經義高第從屏山諸公游爲文以多爲勝嘗爲南頓令從軍數年入爲省掾大理司直卒自號無著道人屏山爲作夢記予先子同年

進士也

歸潛志卷四

歸潛志卷五

元

劉

祁

撰

王翰林彪字武叔大興人貞祐五年經義魁也為文頗  
 馳騁波瀾性疎放嗜酒不拘細事初對廷策宣宗喜其  
 文以為似古人特授太子副司經國史院編修官進司  
 經末帝在東宮頗見知後入翰林為應奉遷修撰出為  
 平涼府治中入為待制出刺州未赴南京被圍食乏服  
 絕粒藥俄飲酒被藥死嘗賦呂唐卿海藏齋詩云虛白  
 雲中含法界軟紅塵底寄虛舟又只應烏帽紅塵底羞

見蒼烟白鷺洲亦可喜也

張翰林邦直字子忠河內人少工詞賦嘗魁進士平陽南渡爲國史院編修官遷應奉翰林文字在館五六年從趙閑閑游性朴澹好學敬善謙甚士多愛之閑閑本注太玄子忠嘗言親授于關中隱士薛子明因相與講辨甚久俄丁母憂出館居南京從學者甚衆束脩惟以市書惡衣糲食雖仕宦如貧士也同年如雷宋諸人皆以聲名意氣相豪子忠獨恬退以學自樂正大初余先子入翰林子忠從之游後先子下世有挽詩云桃李雙

鳧烏風霜一豸冠才華驚世易勲業到頭難白日空金馬青天下玉棺傳家有賢子文武似歐韓甚爲諸公所稱先子歿與余善後南京被圍闕食余遇之富城西敝衣藍縷可憐已而聞鬻卜天街值一回鵲問卜子忠以文語應之爲回鵲所歐北渡將還鄉道病死哀哉

張翰林仲安字晉臣燕山人貞祐六年詞賦魁也爲人謙謹有禮法時輩稱焉爲文亦平暢得體尤工詞賦自居太學有聲入翰林爲應奉秩未滿卒士論皆惜之高斯誠字法颺大興人至寧九年經義魁也讀書有學

問與王從之李之純游為詩文枯淡自得初調鳳翔府錄事為行部檄監支納陳州倉因忤郡魁吏搆之下獄

幾死已而赦免病終頗喜浮屠自號唯庵與余先子善

劉遇字鼎臣真定人興定五年詞賦魁也少與王從之

周晦之游兼經義學有譽南渡為國史院書寫已而擢

第應奉翰林後出為鄜州帥府經歷官遇害案王若虛

鼎臣墓銘曰時關右擾擾鄜時被兵帥臣赫舍哩承詔往援表君從事至則城陷遂不知所終與此志所云遇

害嘗與余同文會且同試于廷讀書有文學

張翔字茂進太原人第進士為南京權貨司勾當官遷

南京麪使出為太康令莅官清苦有治聲好書從士大

夫講學為文作詩有志于時名遭亂殍卒與余交最善

董治中文甫字國華潞州人第進士南渡嘗為大理司

直後為河南府治中卒案中州集傳文甫後為昌武軍節度副使以公事至杞縣與此

志所云後為河南府治中異自號無事老人為人淳謹篤實學道有

得其學參取佛老二家不喜高遠奇異循循常道臨終

豫知死期齋浴而逝時人異之興定初余先子居喪淮

陽公乘傳過焉談道竟夕予時為童子竊聽牕下蓋其

于六經論孟諸書凡一章一句皆深思思而有得必以



力行爲事不徒誦說而已既去先子大稱之後于郝文國才處得所著一編皆論道之文迄今藏余家其子安仁傳其學亦謹厚人也

申編修萬全字百勝高平人與其兄無移百福俱擢第百勝爲人沉重不妄交好經學勤勤君子儒也嘗爲鄭縣令愛民慎獄不爲赫譽邑民便之後召入史館俄攝監察御史應奉翰林居京師朝歸閉門講誦不出覩時事不愜意屢欲以母老歸未果也正大末爲南征行臺辟掌書檄至淮上大雨宵行溺水死士論惜之趙閑閑

爲文以祭哀甚初百勝在太學與雷文希顏及余先君同舍相善先君嘗稱其爲人後公入朝先君已下世余因得從游爲文亦典雅有體

許國字至忠懷州人少擢第有能名性閒淡不銳仕進居盧氏西山下不赴調數年後召爲南京豐衍庫使傾家貲市書後告歸趙閑閑諸公多重之余嘗至其家敝衣糲食環堵蕭然蓋清苦之士也未亂病卒

王貢字安之北京人參知政事之翰從子也擢第以修潔稱南渡得度居鄆操行純謹時人重之後病卒

王或字子文洛州人少擢第南渡爲省掾睹時政將亂  
一旦棄妻子徑入嵩山剪髮爲頭陀自號了然居士改  
名知非字无咎居達磨庵苦行自修朝廷初疑焉遣使  
廉之知其非矯僞乃止當世號王隱居名甚高後十餘  
年忽下山歸其家復與妻子如舊妻死更娶又仕爲洛  
陽行省參議遭亂不知所終嗟乎有始有卒者難矣哉  
馬天采字元章太原人擢第與雷希顏宋飛卿同年爲  
人詭怪好異又喜爲驚世駭俗之行人莫測也南渡爲  
史院編修官不事麻條草履沈浮閭里殊無朝士風雜

學通太玄數又善繪畫及塑像雖居官輒爲人塑畫自  
神頗善李屏山當屏山歿爲寫真且題以贊皆怪語未  
曰若到黃泉見魯仲連藺相如道余傳示其狂誕如此  
後以病終

楊戶部楨字正夫吉州人少擢第有能名南渡爲左司  
員外郎頗與權要辨爭以罷後爲戶部侍郎又行部河  
中北兵攻胡壁堡將陷正夫知不免先使其妻子赴黃  
河已從之死爲人慷慨有氣節士大夫多稱之甚可惜  
也

李中丞英字子賢遼東渤海人布衣以氣節聞後擢第為省掾貞祐初北兵犯京師與侯摯田琢請偕行提兵扼居庸關屢戰有功擢宣差都提控南渡召為御史中丞詔與元帥慶壽同率兵金史本傳詔元帥右監軍永錫左都監烏庫哩慶壽將兵英督糧運與此志僅稱同慶壽率兵異援燕都至潞州遇北兵戰死金史本傳英至大名得兵數萬與元兵遇于霸州北敗死是英援燕都未嘗由潞州與此志所云至潞州異元史太祖本紀云金御史中丞李英等率師援中都戰于霸州敗之又元史舒穆魯明安傳云遇于永清命士卒佯敗金兵來追大破之收永清與霸州相距甚近金元二史互證適符若潞州去大名亦甚遠則此志潞字為霸字之誤無疑初子賢之出也河南民望太平遽喪敗天下惋惜

朝廷褒贈焉

田總管琢字器之蔚州人少擢第為省掾貞祐初北兵圍燕器之慨然來見願出招鄉里義兵守要衝宣宗壯之擢同知蔚州節度使得兵數千屢與敵戰有功遷濬州防禦使宣差都提控金史本傳琢先為宣差兵馬提控同知忠順軍節度使事後乃加河北西路宣撫副使遙授濬州防禦使與此志異南渡駐軍陳州久之命守華州領節度使戰潼關下軍敗歸罪于其副任鑄斬之改東平路轉運使俄命守益都為山東東路兵馬都總管張裕之變逐器之以城北降朝廷召之將加罪道發

疽卒趙閑閑有送器之詩云田侯落落奇男子主辱臣  
生不如死殿前畫地作山西願與義軍相表裏恨我不  
得學李英愛君不滅侯華卿橫遮俘尸三十萬潼關大  
笑哥舒翰

梁翰林詢誼字仲經絳州人戶部尚書襄子也少游太  
學有聲為人多膂力尚氣節慨然有取功名志屏山諸  
公皆壯之尤與雷希顏善文章豪放有作者氣既擢第  
復舉宏詞為應奉翰林文字出為上京留守判官宣宗  
南渡宗室萬努案萬努舊作萬奴今改叛據上京獨仲經不從以

節死朝廷優贈之

韓府判玉字温甫燕人少讀書尚氣節擢第入翰林為  
應奉文字後為鳳翔府判官大安中北兵圍燕都夏人  
連陷邊州陝西帥府檄温甫為都統案金史本傳大金國志玉由同知陝

西東路轉運使檄授都統與此志由鳳翔府判官被檄異募軍得萬人出屯華亭與

夏人戰敗之而温甫毅然有勤王志因移檄關中言詞  
忠壯聞者感動其檄有云人誰無死有臣子之當然事  
至于今忍君親之弗顧勿謂百年身後虛名一聽史臣  
只如今日目前何顏以居人世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富

貴功名當自致耳或誣溫甫以有異志收鞫死獄中

案金

史本傳及大金國志均云被囚死于郡學與此志異士大夫憤惜

聶左司天驥字元吉五臺人弱冠擢第沈靜寡言不妄  
交入官以謹愿自守興定初為省掾時胥吏擅威士人  
往往附之獨元吉不少假借彼亦不能害也後平涼帥  
辟經歷官軍敗同其帥被責俄擢左司員外郎天興改  
元末帝東遷留二執政居守元吉預焉崔立之變二執  
政死元吉亦被劄甚歸臥于家旬日不食卒金亡士流  
之在位以節死者惟元吉一人其死也其女子適以寡

來歸家居見其父歿亦縊死時人傷之虞卿麻革信之  
為作聶孝子傳

程御史震字威卿東勝人與其兄鼎和卿俱擢第公入  
仕有能聲興定初詔百官舉縣令公得陳留陳留南都  
屬邑頗繁公治為河南第一召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  
撓時皇子英王為宰相家僮輩往往恃勢侵民公以法  
劾之英王怒未幾坐為故吏所訟罷官

案英王名守純宣宗子哀宗兄

後晉封荆王元好問御史程君墓表云震既劾荆王荆  
王密遣諸奴誘奸民徐璋造飛語君竟以是罷與此志  
及金史本傳但云歲餘嘔血卒公為人剛直有材幹忘  
為故吏所訟小異

身殉國不少私與余先子同年擢第相得甚懽已而同為御史臺綱大振小人皆側目故俱不能久留于朝公既居閒慨然有志于學將延致名儒執弟子禮師事之會卒士論惜不盡其材

魏戶部琦字民英弘州順聖人少詞賦擢高第為鄴陽令有治行南渡為南京留守判官遷戶部員外郎郎中以材幹稱貞祐末北兵犯潼關行部軍前至洛陽見殺朝廷官其子焉

烏克遜左司努森

案烏克遜舊作吾古孫努森舊作奴申今改

字道遠由女

直人譯史入官性伉特敢為有直氣嘗為監察御史時

中丞完顏伯嘉以酷烈聞道遠以事糾罷

案金史完顏伯嘉傳云劾

伯嘉違詔不遍按視及簿令不法受賄匿而不發等事與此志所云互有省文朝士聳異後為

左司郎中近侍局使皆有名天興東狩留南京居守崔

立之變同御史大夫費摩阿固岱

案費摩阿固岱舊作裴滿阿虎帶今改

自縊于臺中與余先子善余嘗為賦古漆井詩

費摩御史大夫阿固岱字仲寧女直進士也仕歷清要

名亞完顏蘇蘭

案蘇蘭舊作速蘭今改

嘗為陳州防禦使累遷御

史大夫使北朝崔立之變自縊死同時戶部尚書完顏

仲平亦自殺仲平亦女直進士也

求帝寶符李氏國亡從太后皇后北遷至宣德州居摩訶院李氏自入院止寢處佛殿中作為幡旆數合會當同后妃赴龍庭將發于佛像前自縊死且自書門紙曰寶符御侍此處身故凡施旛旆幾何較之后妃輩失節者何啻霄壤甲午歲余家武川觀其遺跡

李尚書元忠字獻可武川人少擢第歷清要南渡為工部尚書審決河南冤獄多所平反俄坐督修京城工不謹出為泰寧軍節度使致仕居陳州每朝廷有政事不

令或民間利害屢上言亦讀書有學問和厚人也

李陳州山字夏卿一字安仁大名人士擢第歷清要南渡同知開封府遷陳州防禦使為小人所陷罷閒居南京以事赴井死為人厚重讀書喜作詩號松風老人

劉戶部元規字子正咸平人少擢第南渡為侍御史時珠赫高琪為相擅權公數抗言事爭殿上出同知武昌軍節度使事後為戶部郎中行部河中坐事斥後致仕

天興改元詔使北朝不知所終

案金史哀宗本紀正大九年二月以費摩阿固

岱國世榮為講和使四月以楊居仁奉金帛詣大元請和其四月改元天興之後未見有劉元規奉使之事又

元史太宗本紀元年己丑金遣阿固岱來歸太祖之賜于金為正大六年而哀宗本紀于六年內不書阿固岱之使皆可見金史本紀之脫漏

康司農錫字百祿趙州人與雷希顏冀京父同年進士

正大初由省掾拜監察御史上章言黠檢完顏薩哈勒

輩案薩哈勒舊作撒合今改預政非宜又言宿帥赫舍哩雅爾呼達

案舊作紇石烈牙虎帶今改太恣橫不法時二人權勢赫然百祿皆

不屑士論稱焉後為河南路司農少卿再授河中帥府

經歷官北兵陷河中帥率兵南奔濟河船敗死案中州集傳錫

以河中治中充行六部郎中從軍城陷投水死好問所撰大司農康君墓表亦同是錫因城陷而殉與此志所

云南奔濟河船敗而死可以攷異為人厚重有為頗讀書嘗賦打毬詩

云高飛遠走偶然耳坎止流行知所之余先子云亦有

理也

楊左司居仁字行之其先大興人後居南京十八年擢

第入仕以能稱為人謹密朝廷上下皆愛之為監察御

史言事稱旨由吏部郎中改太常少卿使北朝凡再往

歸坐事廢大興末遷為左司郎中與二執政居守崔立

之變被傷鼠臥余家已而為立強起復舊職俄以病辭

去將北渡舉家投黃河死時年未五十公少有吏能晚



讀書作詩有佳處使仕清時不失爲名卿材丈夫遭世  
亂困躓可嘆與余父子交最善余嘗送其北使序及詩  
房刑部維楨字周卿濟南人少擢第南渡爲左司都事  
司農少卿出刺申州召爲刑部郎中卒爲人謹愿讀書  
作詩頗好賢

齊申州椿字壽之夏津人少擢第入官以廉稱南渡爲  
監察御史右司都事許古嘗上書薦之後爲司農丞進  
少卿出刺申州卒

張戶部俊民字用章延安人擢第以材幹稱嘗爲戶部

郎中進侍郎遭亂北遷病卒爲人慷慨尙氣義喜學易  
楊戶部慥字叔玉五臺人擢進士第南渡爲監察御史  
戶部郎中司農卿遷戶部侍郎通吏事有能名正大末  
權參知政事後罷守戶部南京降病卒嘗與余先子同  
任御史頗作詩

高尚書夔字唐卿保州永平人第進士莅官有才譽南  
渡歷戶部員外郎後遷尚書專治糧儲嘗巡行京東便  
宜行事抵罪詔釋之天興初爲翰林學士亂後北遷還  
鄉卒

馮內翰壁字叔獻真定人為人嚴毅整肅望之儼然人莫得視然文采風流言談洒落使人愛之不能舍以去詩筆清遒字畫嚴峻為一時所稱與李屏山王從之同年第二公皆重之大安初入翰林由應奉遷修撰後屢為法官臺察彈劾不避權勢時高琪當國察其畏謹數以公推放貴人所擬輒稱旨朝士多側目頗有刻骨之譏屢上章言事又條上恢復之策出為同知亳州致仕

案金史本傳改同知集慶軍節度使即上章乞骸骨元好問內翰馮公神道碑及中州集傳大金國志均與本傳同攷金百官志諸州同知正七品諸節度使同知正五品此志云同知亳州與本傳同知集慶軍節度使有

異歸嵩山結第玉峯下自號松庵徜徉泉石間釀酒名松醪味勝京師採蘭置室中與山僧野客作鬪蘭會壬辰之亂北歸由東平至鎮陽以歿年七十有九平生文章工于四六尺牘為當代之冠人得一篇皆寶藏之與韓溫甫高獻臣友善後進中特喜雷希顏冀京父王仲澤皆從之游頗與予先子善壬辰歲圍城中余居與公相近甚相往來時公年已高神采毅然目光如炬布袍麻屨杖策翩然後生輩莫及也北遷後再見于鎮陽今其亡矣前輩風流遂不復見惜哉子渭以孝稱

王革字德新弘州人少有才思詩筆尖新風流人也屢舉不第以任子仕晚由恩得主宜君簿北渡居雲內後遷雲中卒年七十餘名士皆其友也尊酒之間一談一笑甚有前風今不復見也戊辰冬赴試西京自以年高與諸後進偕入復作此舉因有詩云慣掣蒼龍曉漏鐘受恩曾入大明宮香浮扇影迎初日人逐鞭聲靜曉風轉首俄驚成異世此身雖在已衰翁喚回五十年前夢再著麻衣待至公

郭子通為太常博士宋國遣信使以申議為名將有所

求也宰相下其事于禮官諸公環視未對子通曰申者

重也再也自大定甲申講和之後盟約既定無復再議

之事且以小事大事若有所請亦難申議之名宰相是

之後宋使之來改曰祈請

案金史交聘表大定十六年三月壬子宋翰林學士知制誥朝散大夫湯邦彥昭信軍承宣使陳雷等奉書申請

丙辰宋申請使朝辭上以書答又攷宋史淳熙二年八月丁丑遣左司諫湯邦彥等使金申議據此則宋以

申議為名因郭子通之議而改然據交聘志第攷其名

曰申請使不云祈請使此志云改祈請使與交聘表有

異又案交聘表大定十年九月范成大康偕至攷之宋

史蓋為求陵寢地特為此名耳其十六年議者服其識

遠大定十七年三月朔萬春節諸國人使將見而大雨

作大宗伯張公問子通曰禮當何如子通曰曾子問孔子曰諸侯朝于天子而不得見也有四雨沾服失容一也張公曰此非使臣之事子通曰彼國主之事尚不得

見況其臣乎

金史世宗本紀大定十六年三月朔萬春節以日食改朝與此志十七年三月朔

萬春節以大雨罷朝適合曾子問則不朝之二均關一時典制乃改朝則書而罷朝則不書亦為脫漏攷周輝北轅錄淳熙丙申十一月二十九日詔以張子政及趙士衷充賀金國生辰使次年三月一日雨免人賀蓋即大定十七年事也可少頃有敕放朝士大夫服其知體

右見李致美作子通神道碑子通卒清州防禦使

歸潛志卷五

歸潛志卷六

元

劉

祁

撰

高丞相汝礪字岩夫應州人少擢第入仕有能名嘗為左司郎中諫議大夫入戶部專掌財賦遷尚書改三司副使倡行鈔法以代貨泉宣宗南渡拜參知政事遷左右丞進平章政事右丞相封壽國公正大初薨于位年七十餘為人慎密廉潔能結人主知守格法循默避事不肯彊諫故為相十餘年未嘗有譴訶壽考康寧當世莫及金國以來書生當國者惟公一人耳

賈左丞守謙字彥亨

案中州集傳賈益謙字亨甫本名守謙避哀宗諱改焉金史本傳稱

益謙而章宗本紀稱右諫議大夫守謙蓋守謙在章宗時猶未易名故原其始書之此志撰于哀宗之後不著避諱改名當是傳寫訛脫東平人少擢第莅官以能稱章宗時為諫

議大夫皇叔鎬王以疑忌卜獄公力爭士論直之大安

末拜參知政事南渡進右丞遷左丞致仕薨

胥平章鼎字和之代之繁時人父持國章宗時執政公

少擢第以能稱為右司郎中善占對大安末為參知政

事案金史本傳云至寧初拜參知政事攷至寧前為崇慶二年大安又在崇慶之前此志所云大安末與本

傳至寧初迥異俄出鎮平陽案大金國志云出為平陽節度使攷金史本傳鼎于貞祐元年十一

月出為兗州泰定軍節度使未赴二年五月留為汾陽

軍節度使兼汾州管內觀察使十一月改知平陽府事

兼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金史地理志云平陽府初為

次府置建雄軍節度使天會六年升總管府金史百官

志云諸總管府尹兼領者都總管一員正三品掌

統諸城隍兵馬甲仗總判府事是都總管與節鎮本異

況胥鼎固知平陽府事者大金國志云出為平陽節度

使有誤此志云出鎮平陽亦似節鎮然都總管掌統兵

馬亦可云鎮其非宣宗南渡行臺河中兵民安輯進平

章政事兼左副元帥移鎮京兆封莘國公後朝廷將伐

宋取蜀召議公歸上言止之坐是忤旨致仕薨案金史本傳貞祐三年就拜本路宣撫使四年拜樞密副使進拜尚書左丞興定元年正月拜平章政事封莘國公三月朝廷詔鼎舉兵伐宋鼎分兵由秦鞏鳳翔二路竝進上書言當遴選材武將士分布近邊州郡敵至則追擊去則力

田以廣儲蓄治下尚書省以諸軍既進議遂寢二年四月宣宗覽奏天子操大綱責成功況今多故豈可躬親細務入陝西鼎多料敵之策朝臣或中沮之宣宗諭樞密院曰胥鼎規畫必無謬誤自此卿等不須指授四年進封溫國公致仕論曰卿屢求退今從卿請仍可來居京師有事得就諮決哀宗正大二年起復拜平章政事進封英國公行尚書省于衛州鼎以哀府辭不許三年七月薨據傳所敘官階知遇甚詳其忤旨以諫躬親細務非因疎伐宋且歷久彌見倚任屢請乃致仕後又起用與此志公通達吏事有度量為政鎮靜所在無賢不肖皆迥異得其懽心南渡以來書生有方面之柄者惟公一人而已

張左丞行信字信甫先名行忠避末帝舊諱改為莒州

人御史大夫暉之子太子太傅行簡之弟也家世以純厚稱士論以為如漢萬石君家公少擢第歷清要宣宗南渡為禮部尚書時丞相珠赫高琪擅權百官側目因廷議事公獨抗言折之上甚喜明日拜參知政事未幾為近侍所譖出鎮涇州到官上疏論近侍之奸士大夫稱重正大初首召拜左丞言事稍不及前人望頗減

水集張左丞傳上即位驛召超授尚書左丞首言先帝初即位詔天下刑不上大夫丞相高琪奏定職官犯罪稱重正大初首召拜左丞言事稍不及前人望頗減

的決百餘條乞依舊制或謂公首蒙聖主擢用雖有建明多不契上旨云云是行信拜左丞以後亦侃直不逢合而金史本傳移併正大初所奏于興定間似與此志相符然此志云稍不及前非謂默無一言當以涇水集

所云後致仕數年薨為人簡朴不修威儀惡衣糲食如  
 參證貧士既致仕家居惟以抄書教子孫為事葺園池東城  
 號靜隱亭時時游詠其間為樂南渡宰執中最有直名  
 初至南京父暉以御史大夫致仕猶康健兄行簡為翰  
 林學士承旨公為禮部尚書諸子姪多中第居官當世  
 未之有也

侯平章鞏字莘卿東阿人少擢第慷慨有為貞祐初北  
 兵圍燕都公由麴使請出募軍已而膺城有功自行戶  
 部侍郎遷河平軍節度使宣宗南渡為參知政事出鎮

東平移鎮下邳所至吏民安愛後入朝遷左丞正大初

進平章政事封蕭國公

案本傳起為平章政事封蕭國公在天興元年八月與此志所

云正大居相位憤無所施請守大名詔出行尚書省未

初有異幾還朝致仕居南京有園亭蔡水濱公日在閒與耆老

讌飲後南京降以前宰執為北兵所殺為人有威嚴御

兵人莫敢犯在朝遇事亦敢言頗喜薦士如張文舉雷

希顏麻知幾皆由公進用南渡後宰執中人望最重

李參政鞏字君美河中人少擢第有能名南渡為參知

政事出鎮平陽北兵至城陷自殺從子復亨字仲修踰

冠擢第以才能稱為人通敏善矣對南渡為左司郎中  
 大為宣宗所器一時譽甚隆遷翰林直學士知開封府  
 進吏部尚書為參知政事年方四十父母俱存近世未  
 有也興定末坐監試進士失取人出鎮同州未幾北兵  
 攻城陷自殺叔姪相繼執政俱死事士論所嘉愚軒趙  
 宜之挽仲修詩云報君惟有死見叔固無慙人以為破  
 的也

師參政安石字仲安清州人少擢第輕財尚氣義聞于  
 朋友為省掾宣宗南渡從完顏福興守燕都福興將死

以遺表託仲安使赴行在既達上嘉之擢樞密院經歷  
 官時末帝在春宮領院事遂見知遇正大初進同簽樞  
 密院事遷御史中丞工部尚書遂為參知政事其驟用  
 如此既居位人望頗減俄以腦疽薨

金史本傳正大三年權左參政四年

年進右丞此志稱師參政而不書右丞與本傳異又本  
 傳正大五年臺諫劾近侍張文壽張仁壽李麟之安石  
 亦論列三人不已上怒甚安石疽發腦而死故本傳贊  
 曰安石不負承暉之託遂見知遇以論列近侍觸怒而  
 死悲夫然則安石既入相後以諤諤之行被譴而  
 死為史傳所推許與此志所云人望頗減有異

李左丞蹊字貫之大興人少擢第通吏事能官南渡為  
 左司郎中遷吏部侍郎為富察和卓所陷

富察和卓舊作蒲察合



住今下獄當死詔釋之後為大司農正大初拜參知政

事進左右丞專掌財賦北兵圍南京坐糧不給除名久

之起為工部尚書權參知政事復左丞奉使軍前送曹

干案哀宗本紀天興元年三月壬寅左丞李蹊送曹王

出質六月乙亥李蹊送曹王與其子全俱還十月以

李煥飛語詔左丞李蹊戶部侍郎楊懋下獄俱並除名

據所載則送曹王出質在坐糧不給除名之前與此志

有後從未帝東征至睢陽古納之變見殺

烏克遜參政仲端字子正女直進士也為人謹厚莅官

以寬靜稱興定間由禮部侍郎使北朝從入西域二年

始歸為陳州防禦使案金史本傳云朝廷嘉其有奉使

勞進官兩階歷裕州刺史與此志

所云防禦使中丞為參知政事人望甚隆天興東

使有異

狩罷為翰林學士承旨案金史本傳正大元年召為御

史中丞奉詔安撫陝西及歸權

參知政事後以事貶同州節度使及哀宗將遷歸德召

為翰林學士承旨兼同簽大睦親府事據所載則由參

政罷為節度使非即罷為翰林學士承旨又其罷參政

也在未狩之前與此志所云天興東狩罷為翰林學士

異知時事不可為家居一室陳平生玩好日與夫人宴

飲為歡癸巳正月下旬忽閉戶自縊其夫人亦從死明

日崔立之變若先知者金國亡大臣中全節義者一人

公使歸時備談西北所見屬趙閑閑記之趙以屬屏山

屏山以屬余余為錄其事趙書以石迄今傳世

六

完顏參政蘇蘭字伯揚至寧元年女直進士魁也莅官

修謹得名然苛細不能任大事較之輩流頗可稱仕歷

清要時望甚隆為宣宗所知擢任近侍局頗直言有補

益旋罷出為諫議大夫居父喪不飲酒食肉廬墓三年

後為參知政事同赫舍哩雅爾呼達守京兆案赫舍哩雅爾呼達

舊作統石烈不相協召還案金史本傳未大七年七月行省于京兆正幾遷金安軍

節度使兼同華安撫使既而召還朝至陝被圍久之亡非自京兆守被召與此志所云異

奔行在道遇害與余先子善弟努森案努森舊作奴申今改字正

甫亦女直進士仕歷清要由吏部侍郎使北朝凡再往

天興東狩拜參知政事案金史本傳正大五年九月以御史大夫奉使大元明年六月

遷吏部尚書復往八年春拜參知政事致哀宗本紀正大九年正月收元開興四月收元天興十二月乃詔議

親出是努森使元非由吏部侍郎其拜留守南京齷齷

不能有為崔立之變見殺

完顏右丞呼沙呼字仲德案呼沙呼舊作忽斜虎今改

字為仲德本名則仲德乃其改名也大金國志亦與金史同此志云字仲德或即以字為名歟女直進

士也為人忠實有時望嘗帥秦鞏天興改元南京被圍

仲德提孤軍入援轉戰數回止存五六人至京城門遇

末帝東狩因從以行駐睢陽拜參知政事案金史本傳以天興元年

九月拜參知政事在哀宗東狩以前四月從徙蔡州進

與此志所云從帝東狩拜參知政事異

**右丞**案哀宗本紀天興元年十二月辛丑駕至開陽門外鞏昌元帥完顏呼沙呼至自金昌東行之議遂

決以為尙書右丞二年六月己亥上入蔡州據所

載則呼沙呼為右丞在徙蔡之前一年與此志異

險阻中盡心不懈蔡圍既急末帝內禪崩城陷仲德帥

兵三百力戰不支赴蔡水死軍士皆從之其得士雖古

之田橫無以加也金國亡死君者惟仲德

**完顏平章哈達**案哈達舊作合打今改由護衛入官典郡嘗陷北

朝亡歸南都累擢平涼帥為人勇敢忠實一時人望甚

隆拜參知政事代胥相鼎鎮京兆軍民便之北兵犯蘭

關將兵拒戰有功入朝進平章政事封芮國公正大末

北兵山襄漢大入詔哈達帥精兵拒之已而失利退保

鈞臺軍敗見殺

**完顏中郎將綽華善**字良佐案綽華善舊作陳和尙今改金史本傳云名彝以小

字行豐州人兄色埒必爾干世襲明安也案色埒舊作斜烈今改忠義

勇敢著名嘗陷北朝亡歸擢帥壽泗威望甚重性好士

幕府延致文人改安平都尉常憤鬱無所施發病死良

佐從其兄在軍中勇冠一時嘗坐擅殺人將抵死上奇

其材特赦之為忠孝軍總領擢禦侮中郎將天興改元

北兵入河南良佐從完顏哈達力戰釣臺軍敗被擒不

屈死案元好問贈鎮南節度使良佐碑天興元年鈞州陷北兵下城卽縱兵以防巷戰者鎮南避隱處殺

掠稍定卽出而自言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云云是未嘗被擒已欲殉節挺身而出者金史本傳亦備敘其殉

節之烈與此良佐爲人愛重士大夫王渥仲澤在其兄志詳略迥異

幕府良佐從之游學仲澤書極可觀且同講經學讀書

不輟亦一時弟兄良將帥也

伊喇都尉瑪努勒案瑪努勒舊作買奴今改字温甫契丹世襲明安

也讀史書慷慨有氣義喜交士大夫視女直同列諸人

奴隸也嘗爲宣撫使便宜鄧豫間以事杖殺經歷官坐

廢後爲虎賁都尉提兵赴關中後由商南全軍而迴病

死自號拙軒趙閑閑爲賦之諸公皆有詩正大初先子

令葉余往省會温甫屬余爲拙軒銘先子亦有詩

伊喇樞密聶赫案聶赫舊作粘合今改字廷玉契丹世襲明安也

弟兄俱好文幕府延致名士初帥彭城雷希顏在幕楊

叔能元裕之皆游其門一時士望甚重爲將鎮靜守邊

不擾軍民便之天興東狩知國亡率鄧州軍民詣宋人

納款宋以兵馬轄處之賜第居襄陽未幾病死

南渡之初將帥中最著名者曰郭仲元俗號郭大相公

其軍號花帽子曰郭阿林俗號郭三相公

案金史本傳仲元本姓郭

與阿林均賜姓完顏

其軍號黃鶴袖二人本非親兄弟以其壯勇

年齒先後為配仲元為將重厚沈毅有謀守鳳翔北兵

力攻數月不下而退卒保其城以聞後為兵部尚書右

衛尉卒阿林最驍勇人莫能敵屢與北兵戰有功一時

為士庶屬目後提兵關中與宋人戰馬倒被擒不知存

歿也

案金史本傳宋兵大至金兵敗阿林戰沒贈金紫光祿大夫西京留守與此志不知存歿有異

南渡後諸女直世龔明安穆昆往往好文學與十大夫

游如完顏色埒兄弟伊喇廷玉温甫總領瓜爾佳德固

案瓜爾佳舊作夾谷今改珠赫士立烏凌噶肅孺輩作詩多有可稱

德固勇悍在軍中有聲嘗送舍弟以詩亦可喜天興初

提兵戍譙軍亂見殺

南渡之後為將帥者多出于世家皆膏粱乳臭子若完

顏巴薩

案巴薩舊作撒今改

止以能打毬稱又完顏額克

案額克舊

作訛可今改

亦以能打毬號板子元帥者又完顏鼎努

案鼎努舊

作定奴今改

號三脆羹有以伎忍號火燎元帥者又赫舍哩

雅爾呼達

案舊作統石烈牙吾塔今改

號盧鼓椎好用鼓

椎擊人也其人本出親軍頗勇悍鎮宿泗數年屢破宋

兵有威好結小人心然跋扈不受朝廷制嘗入朝詣都堂詆毀宰執宰執亦不敢言而人主倚其鎮東亦優容之也尤不喜文士僚屬有長裾者輒取刀截去又喜凌侮使者凡朝廷遣使者來必以酒食困之或辭以不飲因併食不給使餓而去張用章嘗以司農少卿行戶部過宿見焉雅爾呼達召飲張辭以有寒疾雅爾呼達笑曰此易治耳趣命左右持艾炷來當筵令人拉張臥遽爇艾于腹張不能爭遂灸數十又因會宴諸將并妻皆在座時共食豬肉饅首有一將妻言素不食豬肉雅爾

呼達趣左右易之須臾食訖問曰爾食何肉其人對曰蒙相公易以羊肉甚美雅爾呼達笑曰不食豬肉而食人肉何也爾所食非羊肉也其人大嘔疾病數日又御

史大夫和卓因事過宿

和卓舊作合住今改

雅爾呼達館之酒

肉使妓歌于前及夜因使其妓侍寢遲明將發令妓徵錢和卓愕然雅爾呼達因慍發其篋笥取緡帛悉以付妓曰豈有官使人而不與錢者乎和卓無以對而去故司農御史皆不敢入其境避之又宿州有營妓數人皆其所喜者時時使一妓佩銀符屢往州郡取賂賂州將

夫人皆遠迎號省差行首厚贈之其暴橫若此及康錫伯祿爲御史上章言其事且曰朝廷容之適所以害之欲保全其人宜加裁制然朝廷竟不能治其罪後北兵入境移鎮京兆軍敗召還道病死在東方時盧鼓椎之名滿民間兒啼亦可怖大槩如呼麻胡云

任履真字子山許州長葛人讀書喜雜學深于醫又有鄉行邑人皆信之貞祐初召入太醫院旋告歸與閑閑屏山諸公及余先子善先子主長葛簿修儒宮及太虛觀子山之力居多爲醫起人疾甚衆旣卒閑閑誌其墓

云

張子和睢州考城人初名從正精于醫貫穿難素之學歷歷在口其法宗劉守真完素藥多用寒涼然起疾救死多取效士大夫稱焉爲人放誕無威儀頗讀書作詩嗜酒久居陳游余先子門後召入太醫院旋告去隱然名重東州麻知幾九疇與之善使子和論說其術因爲文之有六門三法之目將行于世會子和知幾相繼死迄今其書存焉

僧德普武川人自號勝靜老人侗儻有機術與士大夫

游飲酒食肉豁如也嘗爲珠赫高琪所重在軍中論兵南渡居陳之開元寺與余先子善嘗著彌陀偈談理性先子爲序之屏山亦喜其俊爽不羈也頗喜字畫作詩年六十餘死余謂古之文暢秘演之流

僧圓基字子初姓田氏亦北人雖爲浮屠善與豪士游負其材略有握兵治民之意蓋隱于僧者也嘗住持南京靜安寺以不檢去之峴山歷嵩陽死與德普相善頗能詩嘗題伊喇右丞畫云調燮之餘總是閒閒中遊戲到毫端而今亦有丹青手猶在磻溪把釣竿可見其有

志也又詠柳葉云一氣潛通造化中人間無處不春風莫嫌冷地開青眼試看天桃幾日紅

王赤腿不知其名字年齒人以其衣短號哨腿王或云名予可字南雲河東人幼嘗爲卒不詳居鄆蔡間以乞食爲事衣皮衣露膝長嘆好插花額上繫一銅片如月人問之皆有說又時時自言爲天帝所召有某仙某神在焉所食何物皆誕詭莫可測然善歌詩有求之者索韻立成字亦怪異在鄆城凡寺觀樓閣及民家屋壁書其詩殆遍往往有奇麗語如天仙有夢梅云鼎鑄陶鈞



政格新橫斜疎影慰騷魂嬰香枕簟黃昏月懋棗東風  
 笑谷春又經閒璫几虛雲鎖盃捲江山枕島樓卻憶西  
 巖舊宮殿半橫星斗下瀛洲又題石潭云石裂雲華浸  
 月秋又松陰滾碎闌干角其他多僻怪不可曉問之則  
 曰出天上何書書名亦不可曉或云為鬼物所憑麻知  
 幾獨重之李子遷贈詩云骯髒風儀古丈夫鶴袍鐵面  
 戟髭鬚人間春色向頭剩天上月明當額孤石鼎夜聯  
 詩句健布囊春醉酒錢粗危樓試倚街頭月應見潛飛  
 入玉壺狀其人殆盡正大初余過鄆諸公為召至索詩

求韻立書辭亦不可曉後因病卒

後因病失一目明遭亂北渡病死

**案大**

金國志遭亂為順天軍將領所得知其名議欲挈之北歸館于州之瑞雲觀明日見將領自言曰我不欲住君家瑞雲觀也越三日卒後有見之淮上者與此志可以攷異

歸潛志卷六

歸潛志卷七

元

劉

祁

撰

興定初珠赫高琪為相建議南京城分八十里極大難守于內再築子城周方四十里壞民屋舍甚眾工役大興河南之民皆以為苦又使朝官監役分督方面少不

前輒杖之

案金史宣宗本紀貞祐四年十二月高琪請修南京裏城宣宗有民力已因此役一興病

滋甚矣云云高琪傳所載亦同似不行其議者完顏薩布傳興定元年七月上章言外城雖堅然周六十餘里倉猝有警難于拒守城中有子城故基宜于農隙築而新之為國家久長之利從之其稱外城周六十餘里與此志八十里有異且在高琪所請不行後半載上章與此志專指高琪建議亦異然倡之者高琪究以此志為

得其  
實 及北兵入河南朝議守子城或云一失外城則子  
城非我有遂止守外城外城故宋所築土脈甚堅北兵  
攻之旬餘竟不拔而新築子城殊無用也嗟乎愚人之  
慮何如哉使天下郡邑俱失縱然獨保一子城何以國  
也然子城初起時于地中得一石碣上有詩云瑞雲靈  
氣鎮城東他日還應與北同歲月遷移人事變卻來此  
地再興工亦有數云其字書類宋人迄今猶在相國寺  
大梁城南五里號青城乃金國初尼雅滿駐軍受宋二  
帝降處案尼雅滿舊  
作粘罕今改當時后妃皇族皆詣焉因盡俘而

北天興末末帝東遷崔立以城降北兵亦于青城下寨  
而后妃內族復詣此地多僇死亦可怪也

南渡之後南京雖繁盛益增然近年屢有妖怪元光間  
白日虎入鄭門又吏部中有狐躍出宮中亦有狐及狼  
又夜聞鬼哭輦路每日暮烏鵲蔽天皆亡國之兆迄今  
爲丘墟瓦礫哀哉

南京同樂園故宋龍德宮徽宗所修其間樓閣花石甚  
盛每春三月花發及五六月荷花開官縱百姓觀雖未  
嘗再增葺然景物如舊正大末北兵入河南京城作防

守計官盡毀之其樓亭材大者為樓櫓用其湖石皆鑿為礮矣迄今皆廢區壞址荒蕪所存者獨熙春一閣耳蓋其閣皆沙木壁飾上下無土泥雖欲毀之不能世豈復有此良匠也

宣宗喜刑法政尚威嚴故南渡之在位者多苛刻圖克

坦右丞思忠案圖克坦舊作徒單今改好用麻椎擊人號麻椎相公

李運使特立友之號半截劍馮內翰璧叔獻號馬劉子

後雷希顏為御史至蔡州得奸豪杖殺五百人又號雷

半干又有完顏瑪嘉楚富察約爾珠案瑪嘉楚舊作麻斤出富察約爾珠

舊作蒲察皆以酷聞而富察和卓案富察和卓舊作王

阿里李渙之徒胥吏中尤狡刻者也

宣宗后妃皆出微賤南渡人有云頭巾王過道史白酒

龐指三外戚家也王氏有成國夫人者宣宗后妃之姊

末帝之姨翁侈尤甚權勢薰天當塗者往往納賂取媚

積貲如山且出入宮掖無時度號自在夫人天興改元

末帝東遷崔立之變凡富貴之家搜括金銀成國竟極

死又有平章政事完顏巴薩案巴薩舊作白撒今改以內族位將

相尤奢僭嘗起第西城如宮掖然其中婢妾百數皆衣

縷金綺繡如宮人在尚書省惡堂食不適口以其家膳  
供然爲將相無他材能徒以儀體爲事從末帝東征方  
渡河督戰遽勸上迴奔睢陽衆以其誤國歸罪請廢末  
帝不得已下獄餓死人皆快之

南渡之後爲宰執者往往無恢復之謀上下同風止以  
苟安目前爲樂凡有人言當改革則必以生事抑之每  
北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殿上發歎吁已而敵退  
解嚴則大張具會飲黃閣中矣每相與議時事至甚危  
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因循苟且竟至亡國

南渡之後朝廷近侍以諂諛成風每有四方蓄異或民  
間疾苦將奏之必相謂曰恐聖上心困當時有人云今  
日恐心困後日大心困矣竟至敗亡又在位者臨事往  
往不肯分明可否相習低言緩語互推讓號養相體吁  
相體果安在哉又宰執用人必先擇無鋒鋷熟易制  
者曰恐生事故正人君子多不得用雖用亦未久遽退  
閒宰執如張左丞行言臺諫官如陳司諫規許司諫古  
程雷御史皆不能終其任也

案以上二條金史完顏  
務森傳節引其語過半

南渡之後近侍之權尤重蓋宣宗喜用其人爲耳目以

伺察百官故使其奉御輩採訪民間號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卽入奏之上因以責臺官漏泄皆抵罪又方面之柄雖委將帥又差一奉御在軍中號監戰每臨機制變多爲所牽制輒遇敵先奔故其軍多喪敗

貞祐間珠赫高琪爲相欲樹黨固其權先擢用文人將以爲羽翼已而臺諫官許古劉元規之徒見其恣橫相繼言之高琪大怒斥罷二人因此大惡進士更用胥吏彼喜其獎拔往往爲盡心于是吏權大盛勝進士矣又高琪定制省部寺監官參注進士吏員又使由郡轉部

由部轉臺省不三五年皆得要職士大夫反畏避其鋒而宣宗亦喜此曹刻深故時全由小吏侍東宮至爲僉樞密院事南征帥又有富察和卓王阿里之徒居左右司李渙輩在外行尚書六部陷士夫數十人亦亡國之政也

南渡後屢興師伐宋蓋其意以河南陝西狹隘將取地南中夫已所有不能保而奪人所有豈有是理然連年征伐亦未嘗大有功雖破蘄黃殺虜良多較其士馬物故且屢爲水陷溺亦相當也最後盱眙軍改爲鎮淮府

以軍成之費糧數萬未幾亦棄去又師還乘夏多刈熟  
麥以歸助軍儲故宋人邊檄有云暴卒鷓鴣張率作如林  
之旅飢氓烏合驅歸得罪之人駙馬都尉布薩阿哈

薩阿哈舊作僕散阿海今改

取蜀時胥平章鼎鎮關中奏請緩發胥出此罷相嗟乎

避強欺弱望其復振難哉此皆宣宗時事末帝即位無  
南伐之議矣

甚哉風俗之移人也南渡後吏權大盛自高琪為相定  
法其遷轉與進士等甚者反疾焉故一時之人爭以此

進雖士大夫家有子弟讀書往往不終輒令改試臺部  
令史其子弟輩既習此業便與進士為仇其趨進舉止  
全學吏曹至有舞文納賂甚于吏輩者惟僥倖一時進  
用不顧平日源流可為民太息者也

金朝取士止以詞賦經義學士大夫往往局于此不能  
多讀書其格法取陋者詞賦狀元即授應奉翰林文字

不問其人材何如故多有不任其事者或顧問不稱上  
意被笑嗤出補外官章宗時王狀元澤在翰林曾宋使

進枇杷子上索詩澤奏小臣不識枇杷子惟王庭筠詩

成上喜之呂狀元造父子魁多士及在翰林上索重陽  
 詩造素不學詩惶遽獻詩云佳節近重陽微臣喜欲狂  
 上大笑旋令外補故當時有云澤民不識枇杷子呂造  
 能吟喜欲狂

興定初朝議縣令最親民依常調數換多不得入始詔  
 內外七品以上官保舉仍升為正七品

案金史選舉志興定元年令隨

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職事官舉正七品以下職事官  
 云云則內七品外六品始為舉主與此志內外七品以  
 上官均得保舉異又攷宣宗本紀興定三年十一月辛  
 丑詔朝官七品外路六品以上一歲舉縣令一人而興  
 定元年無此事與選舉志列異資未及者借注人一時能吏如王登庸

令洛陽

案金史循吏傳云優師王登庸與此異

程震威卿令陳留皆有治

績或入為監察御史臺部官自是始官者爭以能相尚  
 民亦多受賜其後往往由納賂請託以得之故疲懦貪  
 穢者亦多然士大夫為之者猶自力此良法也哉

正大初末帝銳于政朝議置益政院官院居宮中選一  
 時宿望有學者如楊學士雲翼史修撰公燮呂待制造  
 數人兼之輪直每日朝罷侍上講尚書貞觀政要數篇  
 間亦及民間事有補益楊公又與趙學士秉文共集自  
 古治術分門類號君臣政要為一編進之此亦開講學



之漸也然歲餘亦罷

士氣不可不素養如明昌泰和間崇文養士故一時士大夫爭以敢言敢爲相尚迨大安中北兵入境往往以節死如王晦高子約梁詢誼諸人皆有名而侯摯李英田琢輩皆由下位自奮于兵間雖功業不成其志氣有可嘉者南渡後宣宗獎用胥吏抑士大夫凡有敢爲敢言者多被斥逐故一時在位者多委靡惟求免罪罟苟容迨天興之變士大夫無一人死節者豈非有以致之歟由是言之士氣不可不素養也

南渡後疆土狹隘止河南陝西故仕進調官皆不得遽入仕或守十餘載號重復累往往歸耕或教小學養生故當時有云古人謂十年牕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今日一舉成名天下知十年牕下無人問也其後有辟舉法行雖未入仕亦得辟爲令故新進士多便得一邑治民其省令史亦以次召補故士人方免沈滯之嘆云

大臣尤當以至公至正黜陟百官大不可畏嫌避黨爲自保計南渡爲宰執者多怯懼畏懦不敢有爲凡處一

事先恐人疑己如宰執本進士或士大夫得罪知其無辜不敢辨言恐人疑其爲黨也又或轉加詰責以示無私或要職美官寧用他人取媚于衆一登省府濫忘本來用心如此望其成功名立節義難矣然亦往往不能以富貴自終向使以公正自持未必以是得罪也人云用智巧者竟何如哉

宰相之職佐人主治天下所患耳目不廣不能周知民間苦樂國勢安危故當忘私去智取諸人以爲善以天下治天下至于百官士流賢否皆當如家人美惡一一

辨其才然後進退用舍合公望辨職業而爲國者立法使百官賓客不得謁見于私第何哉其意正以防其請託而徇私也夫果察其人徇私不公豈可使爲宰相哉旣以爲宰相是已以天下付之矣誠不宜猶爾防閑也唐裴晉公一日拜相遽請于私第見百官賓客可謂遠謀而憲宗信之卒平淮蔡此其君臣遇合故有此奇偉士成功名使齷齪者爲之亦不敢請而庸主亦不聽也余觀南渡後爲宰執者自非親戚故舊往往不得登其門若夫百官士流未嘗接議論局局自保惟恐失之如

此望其所用得人聞見不塞者未之有也

士大夫爲吏者當以至公無心處之事自理民自服不可委曲要譽以枉義也余在南方時見辟舉爲令者往往妄用心如富家與貧家訟必直貧民勢家與百姓爭必直百姓不問理何如也又或故舊同道之家有科徵必先督促不少貸至加之刑罰其意以爲如此示吾無私且賈紉民稱譽嗟乎貧富相爭自有曲直彼貧民中亦有桀黠不逞者富家中亦有循良懦弱者烏可執一哉故同道之家義當假借不然止以無心處之可也至

首加訊責不亦傷乎大抵此曹志于升進故爾甚者榜于門云無親戚故舊不見賓客不接士人世豈有一爲郡邑而遽無親無舊者嘗記有一人爲縣令禁其子不令出其子犯禁笞責之其子赴井死哀哉不循中道縱得升遷何榮也

國所以設官士所以居官先以養其口體妻子然後得專意王事雖不可取于民奢縱害公亦不必釣名要譽太儉陋也余見河南爲令者夜蓋紙被朝服敝衣以示廉又令妻子輩汲爨不使吏卒代者其意皆欲聞上位

媚細人然其聽斷撫養之道殊不在是能使其車騎儀從屋宇服用整鮮而遇事風生吏民稱快較之此曹何自苦也

南渡後士風甚薄一登仕籍視布衣諸生遽為兩途至于徵逐游從輒相分別故布衣有事或數謁見在位者在位者相報復甚希甚者高居臺閣舊交不得見故李長源憤其如此嘗曰以區區一第傲天下士耶已第者聞之多怒至逐長源出史院又交訟于官士風如此可歎

省吏前朝止用胥吏號堂後官金朝大定初張太師浩制皇家袒免親宰執子試補外雜用進士凡登第歷三任至縣令以次召補充一攷三十月出得六品州倅兩攷六十月得五品節度副使留守判官或就選為知除知案由之以漸得都事左右司員外郎郎中

洪皓松漢紀同省

部有令史以進士及第者為之蓋犯天眷皇統間事又金史王蔚傳皇統二年進士由長鄉丞補尚書省令史游遷都事左司員外郎郎中大定二年超授轉運使則以進士為尚書省令史不始自大定初金史選舉志云省令史正隆元年止于密院臺及六部吏人令史內選充大定二年罷吏人而復皇統選進士之制蓋即張滯所議復者此志云前朝止用胥吏竟似大定之前未有用進士者失之疏漏當與金史參證所云登第歷三任

至縣令以次召補充似由進士歷三任為縣令其語意亦欠分明攷金史賀揚庭傳由安肅令補尚書省令史元德明傳子好問由南陽令擢尚書省掾皆不詳其歷三任為縣令蕭貢傳由涇州觀察判官補尚書省令史路伯達傳由泗州權場使補尚書省掾馮璧傳自東阿丞召補尚書省令史皆非由縣令召補則或三任或縣令未嘗併為一也至所云一攷出得六品州倅兩攷得五品節度副使等官者亦張浩定議如是後來不皆循其制李獻甫傳以尚書省令史充行六部員外郎元好問以省掾除左司都事蕭貞以令史擢監察御史或疑本傳有省文然果出為州倅及節度副使等官傳自不載如賀揚庭以令史授泌南軍節度副使入為監察御史路伯達以省掾除興平軍節度副使入為大理司直傳固備詳之矣又楊伯淵傳天會初以名家子補尚書省令史十四年賜進士第是天眷皇統以前有先為令史後第進士者與選舉志散階赴會試之制相合益徵省令史之專用胥吏惟正降時耳故仕進者以此途為捷徑如不為省

令史即循資級得五品甚遲故有節察令推何日了鹽度戶勾幾時休之語浩初定制時語人曰省庭天下儀表如用胥吏定行貨賂混淆用進士清源也其進士受賕如良家子女犯姦也胥吏公廉如娼女守節也議者皆以為當屏山嘗為余言之然省令史儀禮冠帶抱書進趨與掾吏不殊有過輒決杖惜乎以胥吏待天下士也故士大夫有氣慨者往往不就如雷翰林希顏魏翰林邦彥宋翰林飛卿及余先子或召補不願或暫為遠告出皆不能終其任也李丈欽止為余言宋制省曹有

檢正皆士大夫其堂吏主行移文書也且問余以宋制與金制孰優余以爲宋制善欽止曰此議與吾合也金朝用人大概由省令史遷左右司郎中員外郎首領官取其簿書精幹也由左右首領官選宰相執政取其奏對詳敏也其經濟大略安在哉此所以在位者多長于吏事也

金朝兵制最弊每有征伐或邊釁動下令簽軍州縣騷動其民家有數丁男好身手成時盡揀取無遺號泣怨嗟闔家以爲苦驅此輩戰欲其克勝艱哉貞祐初下令

簽軍會一時任子爲監官者以春赴吏部調數宰執使

盡揀取號監官軍其人憤愠叫號交愬于臺省又衝宰

相鹵簿告丞相布薩齊勤

案舊作僕散七斤今改

大怒趣左右取

弓矢射去已而上知其不可用免之元光末備潼關黃河又下令簽軍諸使者歷郡邑自見居官者外無文武小大職事官皆揀之至許州前戶部郎中侍御史劉元規年幾六十亦中選爲千戶至陳州予先子以前監察御史亦爲千戶自餘不可勝言旣立部曲須依軍例以次相鈐束物議喧然後亦罷之嗟乎以任子爲兵已失

體況以朝士大夫充斯役乎當是時余以終場舉人獲免而先子以御史不免立法之弊以至于斯余赴試開封先子以詩送之且寄趙閑閑雷希顏有云老作一兵吾命也芳聯七桂汝身之厚祿故人如見問為言塵土困王尼二公覽之一笑

金朝近習之權甚重置近侍局于宮中職雖五品其要

密與宰相等如舊日中書故多以資戚世家恩倖者居

其職士大夫不預焉案金史百官志近侍局提點正五品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直長正

八品此志云職五品蓋獨據提點及局使而言之也其除授局職多以優等之官若金史完顏蘇蘭傳以監察

御史擢近侍局直長以正七品之臺官轉正八品之直長仍云擢則其體特優于常秩可知又提點局使雖止屬五品而兼此職者亦多用優等之官若內族慶善努傳貞祐初遷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兼提點近侍局則以正四品兼之完顏匡傳匡以秘書監及簽書樞密院事兼近侍局則以正三品兼之其不兼此職者獨宰執耳南渡後八主尤委任大抵視宰執臺部官皆若外人而所謂心腹則此局也其局官以下所謂奉御奉職輩本以傳旨詔供使令而人主委信反在士大夫右故大臣要官往往曲意奉承或被命出外帥臣郡守百計館饋蓋以其親近易得言也然此輩皆膏粱子弟惟以妝飾體樣相夸膏面鑷鬚鞞馬衣服鮮整朝夕侍上迎合諂

媚以逸樂尊人主安其身又沮壞正人招賄賂為不法  
 至于大臣退黜百官得罪多自局中御史之權反在其  
 下矣其後欲收外望頗雜用士人完顏伯揚居之不歲  
 餘亦罷又于臺部令史選奉職數人又于進士中亦選  
 一二人充備其人既入局中則趨進舉止曾亦未聞有  
 正言補益者且此曹本僕役之職士大夫處之可羞而  
 一二子泰然自以為榮亦陋也

歸潛志卷七

心齋捐送國子監  
之書區臧南學





